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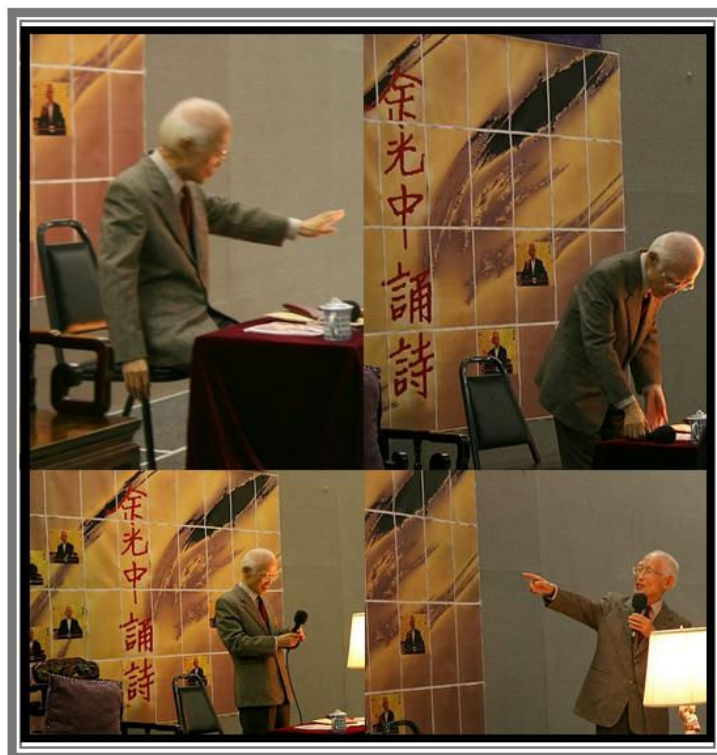
# 新大陸

##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八年二月第一百六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18*

### 余光中紀念輯



# 164

- 散文詩專頁
-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
- 保羅·策蘭詩選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余光中紀念輯 3-6**

余光中詩選：五行無阻 四首  
羅青：詩人余光中先生行狀  
張錯：輓詩 陽光：懷念望鄉的牧神  
張小云：遍地鄉愁  
江少川：鄉愁，從天上傳來  
項美靜：守住那片星光 余問耕：追星

**詩創作**

馬 莉 天上出現異象了嗎 二首 6  
楊 艷 打麥、沒想到 6  
楊于軍 你多次進入我的夢境 7  
童 童 紅鳥、孤獨的星 7  
陳葆珍 坐了八十年的車 7  
初 雪 枕頭 8  
李黎英 暖香 四首 8  
澹 澹 春之戀、春的邀約 8  
向 明 公主有病、自產截句 9  
于 中 島、三色堇 9  
彭國全 小草、牡丹 9  
遠 方 故鄉情未了之一 10  
謝 勳 醫師在化療中 10  
嚴 力 簽名 11  
雷自然 飛機上有感 11  
李 斐 兩個口的打醬油詩 三首 11  
李國七 2018 和我的夢、飛魚 12  
關淑媚 老 12  
阡 陌 山在雲霧飄渺間 12  
楊河山 深秋、大霧日、街道 13  
吳懷楚 寒夜遊子吟懷 13  
方壯霆 鳥語花香、憂慮者 13  
冬 夢 容我駐足您的風景線上三首 18  
王曉蘭 詩人乘一枚小小郵票，遠遊 18  
烏 城 影子同志、草 18  
伊 沙 昨晚的電話 四首 19  
銀 髮 後院的韭菜花 19  
戴 珏 或許這個冬天太寒冷 19  
達 文 石頭記 五首 20

仲 秋 當沮喪的時候 20  
王國良 擦地板 二首 20  
陳聯松 在方塊字中遇見你 21  
鍾子美 登機門 21  
唐德亮 雅歌、風化石 21  
長 篙 悲天下的雨 四首 22  
葉在飛 怨言、沮喪、深度遊 22  
邢 昊 狙擊手 三首 22  
俞昌雄 四月或暴雨、我的大海 23  
楊 玲 碧瑤遊 二首 23  
蔡可風 餞別·贈崇卿 23  
魏鵬展 我感覺到車窗的風在吹 二首 24  
毛 翰 老年痴呆 24  
陳威宏 Goodbye Flower 24  
殷 剛 火化場的等候區 四首 25  
林 啟 搖晃、零星雪花 25  
叩求思 戰神的女兒、老子說 25  
高潤清 自由的殤痕 26  
焦如新 我燦爛的世界 26

**散文詩專頁**

秀 陶 張玉泉 疑 雲 14  
秋 原 張 禮 15  
鄭建青 章治萍 方 華 16  
陳銘華 姜 華 梁 波 17

**雙語詩** 非馬：角、七月午後 27

**譯詩**

張 耳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 27  
岩 子 保羅·策蘭詩選 29  
戴 珏 W.S. 默溫詩選⑥ 31

**評介**

李白雲 水南夜聊三章 32  
向 明 詩的偏見 34  
劉耀中 威廉·加斯 34

**詩 訊  
封 面**

封底裡  
2006 余光中之夜  
——德維文學協會檔案照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 余光中紀念輯

## ■余光中

### 五行無阻

任你，死亡啊，謫我到至荒至遠  
到海豹的島上或企鵝的岸邊  
到麥田或蔗田或純粹的黑田  
到夢與回憶的盡頭，時間以外  
當分華的劍影都放棄了追蹤  
任你，死亡啊，貶我到極暗極空  
到樹根的隱私蟲蟻的倉庫

也不能阻攔我  
回到正午，回到太陽的光中  
或者我竟然就土遁回來  
當春耕翻破第一塊凍土

你不能阻攔我  
從梨尖和大地的親吻中躍出  
或者我竟然就金遁回來  
當鶴嘴啄開第一塊礦石

你不能阻攔我  
從剛毅對頑強的火花中降世  
或者我竟然就木遁回來  
當鋸齒咬出第一口樹漿

你不能阻攔我  
從齒縫和枝柯的激辯中迸長  
或者我竟然就火遁回來  
當霹靂擱下第一閃金叉

你不能阻攔我  
從驚雷和迅電的宣誓中胎化  
或者我竟然就水遁回來  
當高潮激起第一叢碎浪

你不能阻攔我  
從海嘯和石壁的對決中破羊  
即使你五路都設下了寨  
金木水火土都閉上了關  
城上插滿你黑色的戰旗  
那便是我披髮飛行的風  
風裡有一首歌頌我的新生

頌金德之堅貞

頌木德之紛繁

頌水德之溫婉

頌火德之剛烈

頌土德之渾然

唱新生的頌歌，風聲正洪  
你不能阻我，死亡啊，你豈能阻我  
回到光中，回到壯麗的光中

### 一枚銅幣

我曾經緊緊握一枚銅幣，在掌心  
那是一家燒餅店的老頭子找給我的一枚舊銅幣，側象的浮雕已經模糊依稀，我嗅到有一股臭氣  
一半是汗臭，一半，是所謂銅臭  
上面還漾著一層惱人的油膩  
一瞬間我曾經猶豫，不知道  
這樣髒的東西要不要接受  
但是那賣油條的老人已經舉起了手  
無猜忌的微笑蕩開皺紋如波紋  
而我，也不自覺地攤開了掌心  
一轉眼，銅幣已落在我掌上  
沒料到，它竟會那樣子燙手  
透過手掌，有一股熱流  
沸沸然湧進了我的心房。我不知道  
剛才，是哪個小學生用它買車票  
哪個情人曾用它卜卦，哪個工人  
用污黑的手指捏它換油條  
只知道那銅幣此刻是我的  
下一刻，將隨一個陌生人離去  
我緊緊地握住它，汗，油，和一切  
像正在和全世界人類握手  
一直，我以為自己懂一切的價值  
百元鈔值百元，一枚銅幣值一枚銅幣  
這似乎是顯然的真理  
但那個寒冷的早晨，我立在街心  
恍然，握一枚燙手的銅幣，在掌心

## 民歌手

給我一張鏗鏘的吉他  
一肩風裡飄飄的長髮  
給我，一個回不去的家  
一個遠遠的記憶叫從前  
我是一個民歌手  
給我的狗  
給它一塊小銅錢  
江湖上來的，該走回江湖  
走回青蛙和草和泥土  
走回當初生我的土地  
我的父，我的母  
給我的狗  
給它一根肉骨頭  
我是一個民歌手

風到何處，歌就吹到何處  
路有多長，歌就有多長  
草鞋就有多長，河水多清涼  
從下游到上游  
我是一個民歌手  
歲月牽得多長  
歌啊歌就牽得多長

多少靴子在路上，街上  
多少額頭在風裡，雨裡  
多少眼睛因瞭望而受傷  
我是一個民歌手  
我的歌  
我涼涼的歌是一帖藥  
敷在多少傷口上

推開門，推開小客棧的門  
一個新釀的黎明我走進  
一個黎明，芬芳如詩經  
茫茫的霧晶晶的露  
一個新的世界我走進  
一邊唱，一邊走  
我是一個民歌手

1971.10

## 白玉苦瓜

似醒非醒，緩緩的柔光裡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不再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身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那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思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踏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輾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哂萬哂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1974.2.11

## 詩人余光中先生行狀

余光中，福建泉州永春人，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南京，適逢農曆九月九日，乃自稱「茱萸之子」。祖父余東有，父親余超英，母親武進孫秀君，皆長於辦學，乃文教世家。因抗戰爆發，隨家人流寓蘇、皖，旋入蜀讀中學；勝利後考入北京大學，因內戰而轉入金陵大學，再轉廈門大學，於民國三十九年抵台，入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從梁實秋習英國文學；畢業後，以榜首考進聯勤陸海空軍編譯人員訓練班，出版詩集《舟子的悲歌》。民國四十三年，與覃子豪、鍾鼎文、夏菁創立藍星詩社；四十五年與常州范我存結婚，育有四女，珊珊、幼珊、佩珊、季珊；此後六十年間，無年無詩，出版詩集二十餘種，融現代、浪漫、古典於一爐，風格獨具，質量皆豐，成為新詩百年來之重要多產詩人。

民國四十七年，先生自台赴美留學，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回國任教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五十一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一年；五十四年，應聘為西密西根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客座一年；次年返師大任副教授，入選當年十大傑出青年；五十八年，應美國教育部之聘，三度赴美，任科羅拉多州教育廳外國課程顧問和寺鐘學院客座教授；六十年，返師大英語系任教授，可謂桃李滿天下。其間，他不但為現代繪畫搖旗，同時也開始介紹搖滾樂，鼓勵現代民歌創作；詩、散文、評論、翻譯，也均告豐收，有“藝術多妻主義者”之美譽。

民國六十三年，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任中文系教授，與林以亮、蔡思果等名家相友善，有“沙田七友”之目，傳為美談。六十九年，返台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兼任英語研究所所長；次年赴港繼續任教中大；五年後，應台灣高雄中山大學校長李煥先生親臨敦請，出任文學院院長，直至榮退。其間，於民國八十一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龔氏訪問學人，翌年出任聯合書院的傑出訪問學人，並擔任數屆香

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主辦“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決賽評判，中大特別長期展出先生之生平資料。

先生為人，任俠好客，仗義敢言，為詩作文，亦莊亦諧，對詩壇文壇藝壇及中國語文的發展，至為關心保衛，常懷感時憂國之心，勇作暮鼓晨鐘之警；推崇前賢，提攜後進，尊重同儕，寧為諍友，不做鄉愿；一心維護“文化中國”之傳承，劍及履及，不尚空談；指斥時弊，鐵面無私，因而譽滿兩岸三地，遍傳海外華人。然盛名所及，謗亦隨之；先生襟懷坦蕩，無不可與人言者；淡定自適，視蜚語為朝暮蟬蛻；剛毅沉著，揮流言如抖落灰塵。事實證明，先生終生以文學藝術、研究教學為職志，只願側身上岸，專心著述寫作，永保在野之身，從未涉足官場干祿，亦無政論惑眾之言，多年來各種不實的謠傳，自然不攻而破。

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先生因病辭世，四海震驚，舉世同悼。文化中國殿堂上，流失了一名忠誠精警的“守夜人”，增立了一根堅實雄渾的擎天柱。

（羅青謹述）

後記：

光公先生（1928-2017）辭世次日，家屬遵遺囑，命不佞參加治喪，述行狀，撰輓聯，並於29日告別式上領銜致追思感言。輓先生二聯云：“筆勢長虹奇思妙想驚艷天下，為人痛快處世沉著淡定平生”、“回家女生宿舍小工友，出門學者院長大詩人”。回想30年前，在淒風苦雨中，隨余先生送梁實秋先生（1903-1987）入淡水北海墓園，今日一人側身於吊客中送先生上古道，不勝契闊之悲。英語系由梁翁到余公，皆在詩、散文、評論、翻譯、書畫、美學、中西文學上留意用心，不佞勉力承而繼之，三代之後，此道進入網路時代而。

羅青（1948-）補白。

## ■張錯

### 輓 詩

(只能用高貴的詩來向您道別了)  
人如其名，對光自是嚮往  
某日清晨神遊八極，作逍遙遊  
有一束光遙遠招引，不知不覺  
步入一團溫暖柔和的光中。

那是菩薩慈悲還是基督的愛？  
天女散花還是天使飛翔？  
你步履輕盈，身輕似燕  
長江黃河一瞬即達  
武嶺星宿如雨，閃爍掌上  
用一勺北斗，舀起光亮天狼。

一如往昔詩心未歇，邊走邊吟  
那背影，是世紀最好的一首長詩。

## ■陽光

### 懷念望鄉的牧神

長江水今天成了記憶  
海棠紅今天也成了記憶  
望鄉的牧神回家了  
關於生命  
詩人說，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白玉苦瓜  
靜止的空氣中  
有人回首  
注視一根盤纏不斷的臍帶

一個晚上我都沒有亮燈  
此刻鄉愁正在迅速蔓延……

12-14-2017 舊金山

## ■張小云

### 遍地鄉愁

看車窗外連綿相間的丘陵與窪田  
籠罩在冬日的寒雨中  
它們被各種顏色的建築蠶食的模樣  
不知不覺冒出近年官家愛用的  
那個熱詞：鄉愁  
自個兒沉吟半晌就來看手機  
互聯網就那麼響應  
微信的田野裡遍地都在抄轉鄉愁  
原來余光中剛剛離世  
雖然同屬泉州文化背景生長  
對他多數詩個人偏好有一定距離  
但對中間那句：鄉愁是墳墓  
他在外頭母親在裡頭  
想起來會動容  
現在，這會兒，他與母親  
當是會在了同一頭  
阿彌陀佛  
那首當我死時也讓人印象較深  
特別記得他在詩裡說他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不知道，在那頭，他是否已在  
暗中觀察

2017.12.14

## ■江少川

### 鄉愁，從天上傳來

——悼念余光中

寒冬，忽地從天上傳來那熟悉的  
〈鄉愁〉，  
淚濕了，海島的棕櫚椰林，  
葉落了，大陸的銀杏古柳，

〈鄉愁〉是詩人的墓誌銘，  
重壓在世紀中國的心頭，  
三十六歲那年寫下的〈當我死時〉：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你想聽的安魂曲安魂了嗎？  
那淺淺的海峽，還是一道裂溝，  
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鄉愁詩詠唱了半個世紀，  
欲唱未休，欲吟不休，鄉愁更愁，  
戰國春秋，一江南北，海峽浪稠，  
你走了嗎？鄉愁走了嗎？  
你依然穿著那最愛的紫紅襯衣，  
在天上凝望旋轉的地球，  
那一頁海棠，那昂立的雄雞，  
是否是你詩中完整的地圖與金甌？  
鄉愁是詩魂，詩魂是鄉愁，  
你雙眸遺恨，一步一回頭，  
那鄉愁詩你帶到天上去續寫，  
不僅是淺淺的海峽，  
你在雲頭，故國在地頭，  
海天之間隔著迷茫的宇宙。

2017年12月16日  
於武昌桂子山

## ■項美靜

### 守住那片星光

春色凋謝  
於燭火搖曳的余光中  
野菊花在眼角盛開

放大的瞳孔  
滲漏破損的舊時光，一抹  
來自天堂返照的回光

母親在光裡，遊子在光裡  
在光裡，嚼著當歸  
解鄉愁種下的毒

## ■余問耕

### 追 星

——敬悼詩人余光中

與永恆拔河  
無論失手或放手  
結局是必然的  
無奈

守夜人啊  
無須再隔著時空  
去念尋李白  
去承揚漢魂唐魄  
九十歲還挺著的一枝筆  
終於有了酣睡的權利

安葬您或否  
十二月十四日  
長江與黃河  
兩岸及各地  
都驚傳您千古的訊息

對海高樓並非永遠棲宿  
您終於找到永久地址  
死亡  
去與李杜和蘇家兄弟  
為鄰為伍

此去應不寂寞  
您詩文還在  
百年以後  
仍會有粉絲與知音  
絡繹不斷  
追尋您的影蹤

2017年12月27日

●余光中紀念輯

## ■馬莉

### 天上出現異象了嗎

今天有雨嗎？今天有雨嗎？  
將上帝的存在想像成今天有雨  
或者沒有雨。雨是水，是簡史  
是時間回到子宮，是逝者腐朽的生活  
天上出現異象？巫師去了哪裡  
哲學家坐在隔壁聽見貓正叫春  
自從上帝死了，他從此走出《聖經》  
雲裡霧裡翻找證據，他說：不——  
蛇並沒有誘引夏娃吃掉蘋果  
而是亞當吃了蘋果，夏娃吃了亞當  
蛇吞了夏娃，人類的腸胃由此變黑  
他又說，現在蛇是上帝，上帝是  
硬幣的兩面，一面邪惡一面真善  
巫師呢？虛無尚在途中，身陷荒涼

2017年10月2日

### 人類病了嗎

神說：是的，人類病了  
時光從他們的身上取走了心肺  
魔鬼們正在裝扮成救世主  
未來的男人並沒有停止殺戮  
女人溫柔如昨，卻依然心狠  
穿越信息時代，他們坐下來吃蘋果  
不用嘴吃用手吃，他們的手指修長  
超維度的光速正慢慢彎曲著時間  
他們賭注，撒謊，損耗著頭髮  
肚子裡有細菌也有坦克，人類病了  
我的愛難道也病了？死心踏地從一而終  
神呵，你能把人類送回最初的子宮嗎  
你能預料智能人的直腸有多長嗎？  
瞧，來了  
他們身穿光服，手伸進骨頭裡，複製  
出新人

2017年9月26日

## ■楊艷

### 打 麥

那年  
父親十五六歲  
和同伴  
上山砍柴  
路過相鄰小村  
有戶人家  
叫住了他們  
說是只要幫他打麥  
麥杆送他們當柴火  
父親和同伴  
高興地接受了  
他們在那人家裡  
花了兩天半  
打完二十幾擔小麥  
也正是那時  
那家的老太  
突然去世  
父親和同伴嚇壞了  
以為打麥太賣力  
把老太  
震死了

2017.8.26

### 沒想到

領離婚證時  
我和前夫  
已經快一年沒見  
聽說他早把工作辭了  
就問他  
“那這一年  
你是怎麼過的”  
沒想到  
他的回答是  
“和手過唄”

2017.8.21

## ■楊于軍

### 你多次進入我的夢境

沒有明確的時間、地點  
人物陸續出現  
我把他們介紹給彼此  
然後逃離現場

有時我們在曠野行走  
其實是我看見你在曠野行走  
雜草讓我無法跟上你  
而你彷彿在地面之上飄過  
那些荊棘對你毫無傷害

有時我們在昏暗的店鋪裡說話  
其實是在聽你說話  
你生活的地方離我很遠  
我用心聽講，像期末考試前的學生  
仍然不清楚你經歷了什麼

有時我們在一列古老的火車上  
其實我只是給你送行  
忘了在開車前下車  
整個車廂座無虛席  
不知幸運還是不幸，我沒帶行李

然後我們再次進入一家影院  
並不知道電影的名字  
電影票來自我們共同的朋友  
回來的路上我們沒有討論情節  
第一次如此靠近  
讓我無法專注意屏幕

——

更多時候你只是模糊地在窗外  
或者鏡子的背景中閃爍  
見證著我的每時每刻  
我總是不知不覺地回頭  
望見你多年前的笑容

2017.11.30

## ■童童

### 紅 鳥

M 先生，對著河流的房子  
正在出售，一陣陣水聲。

這裡沒有海  
河面上結了薄的冰。

（永不復返的日子。）

夜晚在尋找棲息地的杜鵑。  
枯枝，天空，苦痛的灰暗。  
蹣跚學步的河岸上的鴨子。

有無法抵達的虛無，  
在永恆上——愛與憂愁。  
是否通過光覺悟到光？

### 孤獨的星

在愛情海北部的一個三角海灣  
童童曾居住在那裡  
那裡有卜鹿的苦楝樹，  
夏季乾燥少雨，冬季寒冷。

賽爾邁灣的征服，  
如同散開的部落，  
連綿的生命中，有我  
獲得的星芒痕跡

我想你是幾何圖形  
屬於黑夜的孩子  
和馬其頓王國一樣，  
在第一個圍牆，充滿陌生自治的部份

如今，誰還能在 Frangon 街看到天堂  
在靜寂中，恢復純真？  
當一切得到寬恕

## ■陳葆珍

### 坐了八十年的車

——為 81 歲而作

這輛車  
我坐了八十年  
是大自然給予的  
通行證  
我第一次坐上  
眼前就晃著“膏藥旗”  
耳邊在響著槍炮聲  
八年啦  
我才得喘一口氣

可路  
還是那樣崎嶇不平  
世態  
還是那樣炎涼不定  
那變了形態的硝煙  
在蒙混我的路向  
死神的黑披衣  
多次向我張揚  
可我還是  
駛過那險惡的人生驛站

我只知道  
向著前方  
我不知也不想知  
終點站在哪  
只知道  
假如有一天  
我的車罷工了  
我唯一可做的：  
下車

2018 年紐約

這愛我與我所愛的  
10 年或 30 年。

2017 年寄自荷蘭

## ■初雪

### 枕頭

枕頭傾訴  
的秘密，我必須守口如瓶。

“我和它們不一樣。它們是棉絮，  
鴨絨，  
蕎麥皮，或塑料纖維填充的，而我是你的夢做成的。”  
似乎總是那一座孤島，  
一扇棕櫚木大門，一把銅鎖，  
一座看不見頂的山，一條時隱時現的路。

“它們飼養著蝦蟹，縫補並張結著更多的網。  
我的身子裡卻養育著一頭奇獸，欲穿越重重火圈。”  
我走進山中，到處是花香，果樹，一條  
月光流淌的藍色小河。乘上一葉孤舟，經過  
一個又一個山莊，薄霧輕籠，似乎沒有盡頭。

“那些枕頭會發霉，長蟲，將不得  
不被  
棄換，而我身體裡的清泉卻讓石頭更輕柔，豐盈而接近白晝。”  
一匹馬飛奔而下，一念之間我已在馬背上。  
我們越過一座座峰巒，抵達山頂上寧靜的  
果園。星光從枝條間灑落，將我們的身體洗滌。

“你願意嗎？”  
他熟知言語的魔力。

2017年寄自芝加哥

## ■李黎英

### 暖香

你的眼眸  
寒冷的星子泛著柔光  
拐角的牆邊  
梔子花微微顫慄  
暗香的夢徑  
沿著一絲暖  
落入春天的春天裡  
映著你  
靜靜深深的秋泓

### 高山流水

我坐在  
久違的古箏旁  
垂下雙目  
撫琴揮灑  
窗外  
是雪後的羅德島  
窗內  
一幅中國水墨畫  
正徐徐展開

### 水之湄，天之涯

海在笑  
露出白的貝齒  
金色的面紗  
撫弄著翻滾的壯美  
  
海鳥們在趕腳  
飛舞著神秘的音訊

我頂著風浪  
佇立水邊  
聽到

## ■澹澹

### 春之戀

桃花梅花木棉花  
紛紛對遊子發出春的請柬  
連同那嘵嘵的春雨綿綿

暹羅的炎夏對我嚴刑拷打  
逼我說出 摩斯密碼裡  
鏤刻的鄉戀

### 春的邀約

披星戴月，也要  
趕在春熙的最後一滴雨露蒸發前  
用最虔誠的愛戀為它綻放

春雨傳情蜂蝶蜜語  
怎抵得過我與春天的一世  
盟約

深到更深處的寂靜

遠處的海天只隔一線  
上面的天  
似乎也  
並不遙遠

### 念

我問候你  
隔著一個夜晚  
夕陽睡進海裡  
天空緩緩閉上眼  
潛行者  
開始夢遊

12/11/2017



## ■向明

### 公主有病

施以熱敷，補以針灸  
拔罐放血，可能是  
荒唐已久的退役軍人症  
也可能長了菜花  
但她那麼潔身

消息一直封鎖  
小道蜜蜂似的噓喻  
而發言人說  
這分明是二房在搞破壞分化  
詆毀皇室的高貴血統

名醫齊聚會診  
神經科權威認須速搭旁路支架  
老御醫說任督二脈限速打通  
黑烏鴉這隻老快嘴  
偏不信邪，上游  
一直亂放風聲

2017/6/25

### 自產截句

#### 秋天的詩

向嗜食生鮮的清瘦詩人  
居然去索一支熊熊的火把  
那天天雨，遞了過去的  
是他剛削就的濕淋淋的詩

#### 外面的風很冷

踮腳凝神，雙手奮力排開  
不要有一隻腳留在外面  
歷史的外面  
外面的風很冷

#### 翻書

從序言翻到最後的結語

## ■于中

### 島

從山上飛  
下來的綠葉

不願再流浪的  
搖籃

10/12/17 寫於休士頓

### 三色堇

說世界是一個萬花筒  
已經很不錯了

來一隻蝴蝶撞彩  
肯定會更好

10/31/17 寫於休士頓

## ■彭國全

### 小草

鋪開一座城市的水泥路  
都封不死這生命  
裂縫上站起的幾株小草  
忘不了整整一冬的迫害  
搶在春的前頭  
開花  
趕緊結出種子  
找尋新的裂縫  
紮下根  
要升起  
迎風飄揚的新綠  
召喚  
更多種子進軍  
去收復失地

### 牡丹

女貌若比作花容就沾沾自喜  
花，也都被賦予女性美

牡丹屬雌性嗎  
驗明正身  
牡丹是花中唯一的男子漢  
故名思義，牡是雄性  
不是牝雞司晨那樣以母代雄  
是漢子就得去創業  
創造財富  
贏得“花開富貴”的大名

武則天愛上牡丹  
在宮庭御花園  
眯著色眼看出牡丹雄性的可愛  
牡丹拒為性奴  
佯作撒嬌，扮嗲女  
是為保童貞，瞞過了  
可宮緯風傳出去  
日子久了  
牡丹被當作女性

只想翻到有 you 佔領的那一頁  
兩眼一接觸  
便電光石火的那一頁

#### 釘

無非是錘擊  
無非是作用力加反作用力  
無非是我鐵質的尖銳  
對抗彼木石之蕚粉

#### 遊覽車上

只要一轉彎  
那少婦的一記旋身  
就把她自己  
開成了彩色世界

按：就我的淺見，所謂截句，無非就是截掉累墜，成為詩的“極簡藝術”。

## ■遠方

### 故鄉情未了 之一

#### 1、江邊那棵榕樹

我還小的時候  
他已經老了  
輪到我老的時候  
他卻顯得年輕  
是故鄉的水  
是故鄉的土  
是我的心

初一的月 屬我  
十五的月 歸他  
撐一把傘 在江邊  
可以點評風雨  
靜觀潮汐  
數歸帆  
等我回家

#### 2、順濟橋斷了

歷史的線索  
在這兒斷了  
一頭掛在上弦月  
另一頭  
搭在啟明星  
中間的沈入江底  
等待打撈

醉眼朦朧中  
一尾錦鯉游過來  
優雅的轉身後  
吐出一串精美的泡泡  
雨後初晴  
一道亮麗的虹  
悄然橫空

#### 3、開元雙塔

一直是我的圖騰  
兒時的天真  
少年的煩惱  
像兩串加持過的風鈴  
掛上東塔的突兀  
西塔的峻嶒  
從渾沌的前世  
唱入糾結的今生

夕照裡  
海風獵獵  
故鄉的雙塔  
正是那扯滿風帆的雙桅  
從遙遠的大唐起錨  
一路踏波踩浪  
穿越時空  
闖入神奇的中國夢

#### 4、刺桐紅

我回來的時候  
花正含苞  
還沒開  
殷勤的布穀  
提示我  
去看看天邊的雲彩

其實那一抹緋紅  
是我的處女作  
清早的偏淡  
黃昏的偏濃  
這一萬多里的過渡  
用了三十年

2018年 San Pedro

## ■謝勳

### 醫師在化療中

——向 Y 致敬

手術檯邊  
病了的幾滴血  
濺入體內  
恍恍惚惚  
你走入  
病人的世界

你一再點數  
上樓的階梯  
吐出  
乾癟而畏懼的  
嘆息

記憶  
一撮撮剝落  
彷彿經不起  
化療而失守的  
髮絲

心情隨時  
走在鋼索的兩邊  
你掙扎著  
扶正藥後的  
傾斜世界

直到你從黑暗深處  
迎向那一束光  
重拾片片殘夢  
搖搖晃晃走進  
熟悉的聽筒  
咚咚聲中

## ■ 嚴力

### 簽名

我不想有太多的日常瑣事  
也不想以早九晚五來養家糊口  
我想在沙灘上享受海風  
而不是以文化在野的身份吹牛

我想上山  
也想下鄉  
但不是文革時期的那種瘋狂  
我想向上推動觀念革命  
也想向下造厚黑文化的反  
但雙腳絕不踏在別人的身上

我願意在紐約體會郁闷一點的中文  
在北京體會被各種補習班炒熱的英文  
我願意聽聽沒有在美國居住過的同胞們  
給我講述他們理解的美國  
我雖然為此理解了媒體的洗腦水準  
但還是不確定自己的腦子裡  
已經沒有了別人的肥皂

我想去人心的內部擦擦桌子  
這比解決政治摩擦簡單許多  
我還想在體制的書桌外  
用中國書法的審美去種種花草  
這比統治筆墨標準的帖子自然很多

我熱衷於收拾  
因製造歡樂而產生的垃圾  
熱衷於交往那些不給你壓力的  
還沒有形成衣服架子的某某某

我不重視蚊子有沒有叮過人  
也不重視族譜裡有沒有政治名人  
我不重視歷史是不是近視  
不重視未來會不會與我打招呼

## ■ 雷自然

### 飛機上有感

在美酒中清醒  
在現實裡宿醉

將理想拋給影視間  
把終身獻予劇情處

混跡寄於市井江湖  
流連滾遍大街小巷

出入豪門富戶也等閑  
作客貧窮廢墟尋白眼

上落碧天黃泉我未怕  
遊走正邪界線何所懼

只因我仍有夢未成  
所以我仍有血未冷

2018年寄自紐約

我喜歡畫畫更喜歡寫詩  
而寫累了就更喜歡畫畫  
所以我經常把畫  
送給能得到審美收條的朋友們  
而適合送給大寫之人和社會的  
只能是無所謂收條的詩

我把簽名當作句號  
因為我把句號當作簽名  
不過無論有沒有句號  
人類的很多想法  
都依然在帽子和褲襠裡  
沒有走遠

2017.6.19

## ■ 李斐

### 兩個口的打醬油詩

他不想做官  
只想有端正五官  
他說吃飯只用一個口  
為什麼多了一個口  
因為多了一個口  
他人就少了一個口  
看到電視裡滔滔的口  
做大人物原來靠把口  
都是惹麻煩多開口  
他從此要戒口

2017年6月20日紐約

### 人下人——擬李清照〈聲聲慢〉

皇城冷冷……冷冷皇城  
大地清清……清清大地  
天寒悽悽……悽悽天寒  
人間慘慘……慘慘人間  
流離戚戚……戚戚流離  
鳥雀南遷……無端低端  
老鼠打洞……呼天籲地  
蛇蟲冬眠……牲畜與共  
人下人哦……天堂流產  
何處將息……明堂高高  
拎著手抽……長空漠漠  
身生何方……欲言休說  
尋尋覓覓……層層疊疊

2017年12月3日紐約

### 不題

就算我披上避世的袈裟  
也揮不掉俗世的塵沙  
每天匍匐紐約的地鐵底下  
爬蟲模樣對食物尋覓不分冬夏  
悠想天外高鐵的穿越  
王維的終南山多遙多遠  
寒山拾得笑聲嘻哈  
詩者流浪的基因內放外流  
請餘下給我一頁改改修修  
好讓對洋人說詩談經有所傳授

2017年12月27日紐約

## ■李國七

### 2018 和我的夢

遠方朋友見面時候，問：“怎麼更瘦了？”

是嗎？我很想說：怎麼不說：“最近生活安好！”

那種毫無營養的常規問候  
保留一個絕對隱匿的私人空間  
以貓的安靜，我們相互掃描  
以貓步的輕靈，我們越過彼此  
然而，時間與空間  
各自生活重心，最後回歸攀比

想念是寂寞的。但是，見面以後  
更加寂寞。寂寞就像冬天多雨的江南  
冬雨掃過街道，掃過午夜的寂寥  
掃過翻垃圾箱的流浪貓狗  
我是註定抱不回家，何況  
我已經失落了家的溫馨與溫暖

這輩子是活壞了，渴望  
一個可以種植夢的好地方  
不必蓋章不要簽證，如果

那個地方真的存在  
沒有欺詐沒有壓榨沒有背叛  
以小孩清亮的眼睛  
不論國界與民族  
那個理想的地方  
我可以任性的種植夢

夢，以飛魚的架勢  
繼續飛翔，飛到太陽起落的島嶼

## 飛 魚

午夜未到  
飛魚形體已經一再出現

## ■關淑媚

### 老

夢想青春活力  
夢想成功富有  
夢想健康長壽  
我夢想漸漸變老  
雙眼矇朧  
腰已彎髮變白  
這有何礙  
豈我獨老  
不慕嬌艷  
不仰權貴  
我遙望漸老  
風飄雲過  
眼送浮沉  
我站此地  
放歌不疲  
守望歲月  
只道欣喜

2017年8月29日

在倒退的海浪群  
有台灣孤島少數民族的夢  
架著小船以海洋民族的優劣勢  
繼續存活  
這些年的政治、爭執與掙扎  
迅速遠離的是信任，還是信心  
跳躍姿態之間  
我看到  
每一枚夢  
處於絕對尷尬的海岸線

飛魚，你，或者是我  
我們盡是夢想飛魚  
衝浪、倒退、前進  
以迂迴、以曲線  
以夢醒又迴夢的方式  
繼續延續、蔓延

## ■阡陌

### 山在雲霧飄渺間

1.  
小火車走在窄小的山道 繞過神木  
很久以前……這阿里山

為了黎明的初陽  
剛破曉  
便在山澗小徑中 笑說著  
可春到深處就不見了

2.  
高山茶 檳榔林間  
點點桃紅  
幾處溪澗

在遠方 近處  
的山嵐翠黛間層迭  
蜿蜒的山路上

一會雨 一會霧  
一會兒清朗

3.  
無意間竟想尋回  
那幘  
小屋前的山景

卻是山悠悠 水茫茫  
阿里山  
雲霧如煙裡的圖騰  
再也不見

4.  
高山蒼茫  
半腰上 終於遇你  
白皚皚的盈滿山谷

雲波之上  
輕輕地洗濯著  
聚散不予的心境

## ■楊河山

### 深秋

深秋，綏化新華鄉，母親墓地的  
玉米全部變成了鵝黃色，  
古老經卷那樣的土黃色，  
最後的白色，而青草仍然翠綠。  
它們從土裡不知什麼地方  
鑽出來，像一簇簇火苗。  
毫無疑問它們也將變成鵝黃色，  
經卷那樣的土黃色甚至  
白色。我與老父親和弟弟來到這裡，  
簡單卻深情地祭拜並點燃了  
四支煙卷，似乎看見母親  
在享用它們，似乎看見母親在注視，  
沒有悲傷幾乎有的全部  
是喜悅。然後，在我們之間，  
一切變得沉默，當我們離開，  
我看見那四支煙卷始終煙霧繚繞。

2017. 10. 3

### 大霧日

在大街的盡頭你可能遇到  
各種意想不到的東西，比如老虎，  
麋鹿，一隻藍色孔雀，  
一朵紅玫瑰或一個黑洞洞的槍口，  
一座潮濕的黑色木橋以及  
深深的懸崖。此刻你只是  
小心翼翼走著，試探步  
或舞步，你幾乎看不清自己  
這並不是隱喻，和象徵，  
那些白色的迷茫的東西確實遮蔽著  
一切。前途神秘莫測充滿凶險，  
什麼事等待著你去面對，  
據說一輛公交汽車走丟了肯定它  
也遇到了你遇到的一切。  
大霧日，讓人心情忐忑，  
你在路上走著，並不能肯定，  
那些你想像中的事物正在這白色的  
畫卷中漸漸浮現。

## ■吳懷楚

### 寒夜遊子吟懷

此身浮萍恰似  
飄零四海  
夢裡遊過長江黃河  
放一曲  
柳雨蕉風南國  
然後  
攜一壺美酒  
仗劍泛舟科羅拉多河

洛磯山瀟瀟霜雪

怕聽  
休問我  
離亂征夫舊日  
底事鄉關愁否

落魄江湖日久  
盞酒歲月長  
休歎息  
莫再悵戀那鄉關情柔  
淚淌青衫司馬不再濕透

只為  
秋娘琵琶斷弦早已  
無鄉 無親  
無念 無故  
何來悵惆  
只有剩下李義山的無奈  
追憶  
惘然

### 街道

這鋪滿黃葉的街道特別像是我們的一生  
壯觀，落寞，又有幾分頹廢。  
沙沙的聲音，似乎在訴說，  
而那些被火燒過後留下的黑色灰燼，  
象徵過往痛苦的經歷，以及  
歷經磨難後靈魂的碎片。

## ■方壯霆

### 鳥語花香

早上起來  
陽光明媚  
  
我心血來潮，順手  
把喳喳鳥語捏成一束花香  
輕輕地投入玻璃瓶子  
希望無需添水  
但永不凋謝

昨夜睡得太濃了  
而且有夢

2017.9.12.

### 憂慮者

以前，不知為何  
人們都叫我作武士 (Warrior)  
我常常自個納悶  
我既不高大魁梧  
也不善舞刀弄槍

當英文水平升級後  
才明白他們稱我憂慮者 (Worrier)  
才感嘆他們超人的目光  
才真正認識了自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的確如此

我不但關心親朋好友的平安  
更是顧慮每個病人的安危  
長年累月地家裡家外忙忙碌碌  
憂慮成了上班下班的隨身書包  
惶惶不可終日地，毫無自我地  
不可救藥地，天天地憂慮

儘管如此  
我從不擔憂老了以後的事  
在這個問題上  
我是機會主義者  
機會未來  
我怎敢說要做什麼呢？

2017.8.8.

■秀陶

## 鳥 鳴 2

在一九五二年台北新公園的音樂台前，台灣省交響樂團正在演奏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指揮的名字我還記得，叫做王沛倫。可能是靈感，在第四樂章大雷雨之後——雨過天晴的一個樂章開始的時候，在第五樂章，他用鳥鳴器（所謂鳥鳴器就是小孩子用竹子做的一種玩具，吹起來像鳥叫的聲音）增加了幾聲鳥鳴的聲音。那真是我聽到的最好聽的鳥叫的聲音！為什麼呢？我今天還想不出原因來。可能是受了貝多芬音樂的影響，也可能是受了貝多芬音樂的配置，我所聽到的最好聽的鳥叫竟然不是真的鳥叫。

## 入 山

民初一位音樂家趙元任寫過一首後來叫做藝術歌曲〈上山〉的歌，歌詞是：“努力，努力，努力往上爬；我頭也不回，汗也不擦”。現在我要寫的卻是入山，入的意思就是進，不是像上山那樣，爬到頂就完成了，不是！我現在入山，我要進到山裡面去，直線距離可能只有三十里、四十里，可是就算我的腳程再快，我也需要一天半到兩天半的時間才能到達我的目的地。我進到哪裡，我要與山為伍，與山同居，與山同在，我要住在裡面，我要幹嗎呢？我要在那邊認識山，和認識我自己。這是我唯一的目的。

2017年12月口述於養老院  
陳銘華整理

## 磨道感悟

磨道漆黑，窄仄，一盤石磨，上下對開，旋轉。這是驢子和奶奶的工作間。驢子蒙著眼，向前走著，逆時針把磨道踏出光澤。

石磨上堆積的或是玉米，或是大豆。玉米磨出的糝子，大豆磨出的汁液。我感覺到了粉身碎骨的進行式，只有壯烈的體無完膚的死去，才知道自身的價值。

奶奶帶著護身，在麵櫃前羅麵。羅支在麵櫃的兩根支架上，往復來回。細碎的粉末像雪一樣落盡麵櫃的地步，雪飄滿了奶奶的額頭。

父親將豆渣放進單子，吊起在水桶上面，將豆漿擠進水桶。驢子因為倔強，而企圖踏穿圓周的往復。父親因為倔強，夢想做成全鄉最香最嫩的豆腐。

磨道內充滿了哲學，豆粒順著磨眼變得細碎，在石頭的碾壓下失去了跳動，理想因為磨礪而顯現，疼痛深藏在身體的內部，體表與精神分離，一半漂浮，一半沉潛。在深夜的灶台後，經過大火的燒烤，烹煮，白蓉的凝練，壓制，變形為四方方的豆腐。

驢子走出磨道，高歌一曲。躺在院子裡打了一個結實的滾，卸去精神上的駕馭。我騎著它到河邊吃草。對它來說如此輕鬆，一個少年手中並無鞭子，他的陪伴不是奴役，而是友情。

## 磨道音樂學

這是一堂絕美沉渾的音樂。  
石頭的旋律高亢或者低沉，取決於

## ■疑雲

## 馬桶讚

讚或頌都是高雅之類，讚馬桶實屬異端。

我家裡什麼都有，我獨對馬桶倍感親切。身體的一年四季大小變化，馬桶無一不知。我已習慣以馬桶為鏡子，每每躬立之前，良久凝視，觀其色聞氣味。如見一泓黑或一絲紅，便馬上驅車求醫。馬桶最貼己，每天數次膚交，蓮花輕噴，屢屢高潮。今世人皆怕胖，又禁不住口。馬桶從不蔑視你，而是幫你打通體內的下水道，呼啦啦不亦樂乎！其後，那種洗滌後的輕鬆純美，有錢也買不到。

內部顆粒的細度。石磨空腹時發出尖尖的鳴叫。

一台石磨，在磨道內找到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他在旋轉中發出了重生的歌音，骨頭與骨頭碰撞，牙齒與牙齒咬合，風雨與厄運撞擊。一切激蕩的樂章都已變得抒情，閃電的混雜也不能掩蓋磨道內的平和。

磨道是一堂音樂啟蒙課，驢子鏗鏘的步幅為旋律打著鼓點，奶奶羅麵聲為旋律加上華彩。

我坐在磨道內觀望，聆聽，不斷將磨上的糧食加滿。

一顆顆豆粒變成了音符，在石磨內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2017年寄自北京

## ■秋原

### 腦袋奇譚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張風景照，是一座寺廟的夜景，古色古香的寺廟。寺門上掛了一條紅底白字的橫幅，寫的是：“用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儘管在夜裡還是看得清清楚楚。可唸起來不像廣告，應該是口號。

我真的很好奇。不知道這一條橫幅是誦經念佛的出家人自己掛上去？或者是別人給他們掛上？用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是怎樣的頭腦？出家人四大皆空，清淨光亮的腦袋幹嘛還要一個用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還有，以前沒有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是不是都不算數？都不算頭腦？

還有，如果有一天來了一個YYY，那時候用YYY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跟現在這個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是不是又不一樣？那現在的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頭腦是不是又不算數？又不算頭腦？還有，腦袋這樣換來換去，脖子會不會受不了？假如受不了，脖子會不

會有問題？（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還有……

美國總統川普最近也說，他最得意的是自己有一個特聰明的頭腦和淡定的個性，本來就是一個淡定的天才。

川普這種天才，以前就創辦過“川普大學”，教人致富。說不定那一天也搞一個“用川普新時代美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複製的頭腦”，賣給美國人民，讓全國上下都像他那樣聰明淡定，有財有勢，糞便與口沫齊飛，圍牆共長天一色。

肯定的是，用川普新時代美國特色資本主義思想複製的頭腦推出後，普羅大眾很快又要大排長龍，搶購裝上“用蒂姆·庫克新時代美國特色科技主義思想複製的頭腦”的智慧手機。還有，“用傑夫·貝索斯新時代特色消費主義思想複製的頭腦”的各式各樣的產品。還有……

不過，跟用XXX新時代X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不同的是，川普的腦袋、蘋果的智慧手機和亞馬遜的產品，閣下用了如果不滿意，在有效期內，不僅可以退貨還錢，甚至隨時可以對出產商嘲笑怒罵，甲乙丙丁，XOXO……也不用擔心脖子和生殖器會有什麼問題。

2018年1月莫名其妙的世界

## ■張禮

### 炊煙，村莊一個意象

一  
故鄉的村莊，曾經耕田用水牛，收割用鐮刀，揚谷用風車。被稻草磨亮的鐮刀，靜靜地掛在牆上。記憶的井裡，鄉人扛著的農具，在拂曉或黃昏，赤腳走在田埂上。犁用錚亮的牙齒，撕開大地的肌肉。傍晚大地寧靜，村莊靜謐

二  
故鄉的耕牛越來越少了，相關的犁、耙，像彈破的琴弦，肩挑的扁擔，被噴著尾氣的農用車替代。村頭，獨自喝酒的男子，早沒了心事；女人，村莊的一個個泉眼，花朵是她們的符號。而炊煙，是村莊最美的秀髮

三  
柵欄旁，母雞不厭其煩地打鳴，公雞溫情地搨動翅膀。那棵歪脖子樹，依然蒼翠地站在村頭，日夜與孤獨的老屋為伴。遠處的山巒、田野、森林，只有一條河流相伴。一株高大的樹，旁邊是些枯黃的草；一些炊煙，把雲朵，都放牧在遼闊的天空

四  
哀牢山畔，火辣辣的哈

尼情歌，帶著濃郁的泥土芬芳，猶如一杯甘冽的美酒，浸潤著如泣如訴的愛戀。醉了一段纏綿的時光，成為高山流水，故鄉的血脈，經年流淌，以豐碩的雨水，衝洗出一片新綠。

五  
一曲嗩吶，常常情不自禁，讓山脈膽戰心驚大地心生慈悲，嗩吶，生離死別的洗禮。村莊孤單的小屋，翠綠的竹林，遠近的狗吠被一條彎曲顛簸的山路，隔斷。村莊，只有一條山路，像一條登山的繩子。村莊只有一條河流，在腳下，懸在岩石下面。

六  
這些年，村裡的牛蹄印，好像突然消失，聽不到牛的哞叫，村莊顯然有點慌亂。黃昏，牧童暮歸，曾是鄉村最美的意象；稻草人和炊煙，曾是鄉村的胎記；它們顯然像丟了魂，破村而去的河流，不經意間，變得孤單與瘦弱。河床，被時間一茬茬收割。村頭的槐樹，掛著的鐮刀，都在變老，稻草人的愛情，需要時間填充  
2018 寄自雲南

## ■鄭建青

### 夢 鄉

夢青青的山，青青的水，青青的記憶；夢輕輕的雲，輕輕的影，輕輕的笑語；輕輕的雲飄在青青的山上；輕輕的影映在青青的水面；輕輕的笑語在記憶的堤上漸漸泛青。

### 吾 民 (仿休斯同名詩)

黃河很美，吾民的臉龐一樣美；黃山很美，吾民的靈魂一樣美；長江很美，吾民的血液一樣美；長城很美；吾民的脊梁一樣美；美，還有吾民之聲，美，還有吾民之夢。

### 無 題

把早晨煮好去殼的雞蛋放在微波爐里溫了十秒，取出后再涼了十秒之後，剛送到嘴邊輕輕一小咬，就砰地一聲炸了我一臉碎蛋黃。兩天來，下嘴唇一直麻木毫無痛感觸感。不過這僅是個小麻木而已。三十年前移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密西西比州一座小鎮后，那種割捨往昔的痛苦也早已完美到無以復加的麻木境地。在一望無際的平川上，日復一日的日子在早八晚五如同石磨一般轉動中也就變得愈發逍遙平淡。這或許就是一種心不外求意不外馳的境界了。

秋日冉冉升  
一隻紅冠鳥送來  
悅耳的啼聲

## ■章治萍

### 大山的憂傷

沉默習慣了，開口講話連自己都感到驚訝和無法理解。打省城來的男孩更是激動的晝夜哭泣。

多少年來，我赤身裸體，在極地這塊廣袤而貧瘠的神奇土地上，一面承受著被我覆蓋的寶藏的嗔怪，一面領受著天帝老爺時時對我這個憨兒的鞭打、削割。那男孩在我懷裡作著無數次的遊戲，富有力度和韌勁的漂亮表演，除我之外，竟然沒有其他人光臨觀賞。難道他不知厭煩不知疲倦不知浪費青春不知生命只有一次，否則，他會在瞬間懊悔自己多餘的存在嗎？用雙手抹一把臉吧，跑在我的頭頂，告誡自己需要等待。

我那忠於我的苦難的情人，久無音訊，不知隱居於何處廟宇，享受脫離塵世之福，拋棄邪念之幸。品味她留給我的姓名，似在傷口塗上青鹽，痛得我欲死不能，欲活不能。頑強地站立在荒原，與那男孩作伴。那男孩碧血滿腹，一天又一天遠遠地尋找著那夢的蹤影，以及想像的溫馨和甜蜜。

有一天我頹然老去，不再年輕，不再有今天具有的精氣神為那男孩翹首祝願，我將瞑目不悔，因一生的徒勞，樹立豐碑。

到那時，我相信，那男孩叫不出我的姓名。

2018年1月寄自江蘇

## ■方華

### 楓 紅

行走在荒野。已是深秋。草木枯竭，落葉紛飛，一片蕭殺的氛圍，讓人陡生蒼涼。風起，寒意襲人，不由裹緊身子。一抬眼，就與他猝然相遇。如一團火，把秋天點燃；如一面旗，呼啦啦在風中舒卷。就一棵，孤獨地站在山腰，卻是一位勇者，為秋天作最後的堅守，更把一份溫暖與希望，燃燒在旅人的心中。

### 荻 白

瘦削的身影，站在水邊。默默仰首，望大雁南飛。那離群孤雁的一聲鳴叫，讓風中的思念突然白頭。多像我的母親，蒼蒼的白髮，在風中飛揚。一年一年的秋風，一年一年地守候。歲月的渡口，總有白了頭的親情，把那一葉歸帆眺望。

### 桔 黃

一場寒風，讓青澀的思念漸漸成熟。一瓣一瓣酸甜的心事，就藏在那桔黃的暖色裡。沒有挺拔高大的身姿，在風中裹緊低矮的日子，只把生命中的溫馨在枝頭凝聚，像一團團火焰，在寒意裡跳動。像歷經風霜的婚姻，走過了開花的愛情。像年邁的歲月，把親情攏在一份圓圓的愛裡。枝頭的暖意，是平安的祝福。

2018年寄自安徽



■陳銘華

## 一帶一路

松鼠們是最有政治覺悟的動物，老在人類費盡心思建造的一條條串起東南西北每角天空的電線上，繁忙地跑來跑去，像古時的駱駝和今天的貨船一般，讓懶洋洋散步漸近的狗和我彷彿同時看到了世界的未來

2017年6月13日

## 環保廣告

匪徒劫了一輛油電混合動力車逃跑，警車在後面拚命追

電視直播不出人意料：警車油盡了，匪車仍然飛馳在直升機盤旋的半徑之內

2017年4月10日

## 小哉問

### 1. 牆問

傳說自從秦始皇修建了長城，中國二千餘年來還沒發現一個非法墨西哥人的影蹤。親愛的總統先生，這便是你下死心要築我的原因麼

2017年2月15日

### 2. 摔跤問

親愛的總統先生，為何你推媒體倒地，自己卻摔得豬頭狗面

2017年7月1日

■姜華

## 過街天橋

十字路口。又一個脊梁彎曲下來，眾生皆艱難。生活的壓迫，我已習慣彎著腰行走。要過橋，我必須選擇攀登。

一個姓名被隨手丟棄的人，站在天橋上，也不可能高人一等。爬上這座人形支撐的天路，幾乎掏盡了我畢生精力。腳下眾生喧嘩如蟻。像蒙太奇，更像傳送帶上流水作業。

一頭獅子在體內狂奔，口中噴出火焰。天橋上，出口密集如夢。我卻因色盲、或近視，久困其中。我有上升時的眩暈，更有下降時的恐懼。

這個春日正午，幾片樹葉從我頭頂掠過，讓我身上陡生寒意。我不知道，它們那一片升上天堂，那一片墜落塵埃。

經歷過風雨，也經歷過寒暑。天橋無言，站在自己影子裡。你過，它在那裡。你不過，它還在那裡。高處風寒。

## 在東堤上

築起大堤，水自然就遠了。水無可奈何。環堤公園裡的樹木、花草、雕塑和鳥鳴，如同我身上脫落的關節，或毛髮。它們被生活封住了穴位，終日沉默，但對我構不成任何威脅。而那些冰冷的方言，卻讓人時刻提起戒心。春日裡，這些荒草一樣蔓延的想法，真是一種罪過。你看那些老人、情侶和孩童，或相擁、或親昵、或玩耍，各得其所，盡情沐浴著這水流一樣的陽光。唯我懷揣孤獨，攏起雙手，選擇與他們背道而馳。河風尚存寒意。我不怨恨，眼前萬象，無不讓我心生暖意。我不掩飾。我把一生的破綻，一一寫在臉上，故意暴露給人間。東堤上那些風，吹了一陣就不見了。

■梁波

## 紅石林

湘西是紅色的嗎？我看到那裸露出的粗獷身軀裡，血脈節奏地湧動，生命悄然地孕育，激情肆意地燃燒，地核劇烈地翻湧。

紅色宣泄在透徹的藍天下，紅色洋溢在綠色的樹木間，紅色依附在好奇的手心裡。地球裡面是深藏的殷紅的世界，燃燒著火的海洋。

通紅的火爐邊，微醺的臉頰漂浮著酒氣。血色凝重的土壤，露出一排男人的肋骨。板結的大地，注入一抹迥異的色彩、一頁迥異的圖案。無法掩飾的心地，不需要述說，不屑於表白。

詭異的造型，肆意地鋪陳。雕塑如列，演繹著神秘湘西的傳奇畫面；舞台造型，述說著人文湘西的春秋喜劇。

天坑深邃，珍藏著史前的秘密，暫存著無法預料的某月某天。地球伸長了耳朵，聆聽黃金週裡誰家坪壩中的苗鼓。

沉默千萬年，彷彿是為了證明：海洋與土地的變遷，海水與大山的情緣。曠世之愛，穿越時空，定格在此時此刻，供遊玩的情侶們揣摩。

看汨汨臍帶之血，與天地對話，翻閱史前的混沌。回程中，我們彷彿聽到星球間的密語，聽到宇宙對人類的那一遍遍叮囑。

2017年寄自長沙

· 散文詩專頁

## ■冬夢

# 容我駐足您的風景線上

——致張堃老師

時光真的神奇  
當年的漫天暴風雨  
今日的陽光普照

容我駐足您的風景線上  
唯寫唯讀  
一首詩兩種心情

後記：與張堃老師出席國際詩人筆會，偶談起才知道七十年代彼此在台《暴風雨》詩刊時已然神交。期間張堃老師贈我詩集《風景線上》。

## 十字路口

寸步難行，未見  
我的柳暗花明  
你的又一村呢

老年的心事如雲煙  
夠輕了，風吹  
只剩下一片虛無

## 短夢

是夢嗎？有點短  
怎麼這條巷子  
越走越長

我是屬於陽光的  
你卻在我心室  
長久未完全釋放的  
越黑越暗

## ■王曉蘭

# 詩人乘一枚小小郵票，遠遊

敬悼詩人余光中先生

遠望您在廈大濃密樹蔭下飄逸的身影似乎，在追溯那被自己遺忘的少年校園盡頭，仍是長長灘頭  
天地未老，只是，人事盡多滄桑。

“鼓浪嶼鼓浪而去的浪子”  
再回首，白雪滿頭，稀疏幾許  
一切都過去了？  
砲彈聲、海浪聲、倉惶眼神、黑夜泅泳者  
鄉愁的等待，終於書寫成真。

聽說，那等待多時的粉絲們，把會議大樓團團圍住  
聽說，那等不到簽名的女孩，哭了  
扶您走過偌大禮堂的講台  
削瘦身驅安坐大書桌前，面對四千雙  
凝神注視的眼

儼然無懼，聲音恢宏，目光炯炯  
歲月沒有減少您嚴肅中的幽默博學睿智  
昔日五陵少年，肯定歡喜重返母校  
和上一次擁抱，整整相隔了20年  
和鼓浪嶼女詩人重逢，也相隔了七、八年  
懷念，豈只是碗地瓜粥  
該是鄉愁得已靠岸的甜美釋懷吧  
像流浪天涯歸來的水手，或船長

廈大校門外五老峰下  
名剎南普陀依舊香火繚繞，背山面海  
最後一晚大會在那兒聚餐  
天黑路不平，扶您慢前行  
感謝您允用手稿民歌〈詩與歌的珍珠婚〉  
當詩人癡弦，民歌手楊弦在太平洋彼岸吟唱〈弦外知音〉

回顧台灣五十年詩歌時  
覺得您就在我們中間，沒有缺席  
像中山堂，1976年6月5日  
我們再次擁抱那走遠的時代  
在異鄉，仿如昨日

## ■烏城

## 影子同志

整天在身邊  
我卻沒正眼看過它  
我以為我騎車  
它是被碾壓在車輪下的  
早晨出門  
仔細看了看  
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它也騎在自行車上面  
高大，健康，帥氣  
一副完全不用我操心的樣子

## 草

秋風把它吹黃吹乾  
曾經那麼柔嫩  
現在暴躁易怒沾火就著

邀您來南加參加文學講座  
您微笑不語  
距離，原是這時最難克服的敵人  
而您乘起那一枚小小郵票  
放下腕上瑞士錶  
毅然決定遠遊

穿過層層披帶藍色羽毛的雲彩  
在時間內，在時間外，在天狼星，  
之外的穹蒼，逍遙自在  
或去，尋找詩人傳說中  
最擅吟唱的天堂鳥

您留下的是一卷逾半世紀詩篇在人間  
在西子灣雲霞深處——。

註一：記詩人余先生，出席2014年秋天在廈門大學舉行“世界華文女作家協會”雙年會的特約講員之一，我正好擔任講員介紹。

註二：2014年春，得先生提供手稿支持南加詩歌藝術節“弦外知音”。

## ■伊沙

### 昨晚的電話

父親很少在  
十點以後打來電話  
那會兒已過十一點了  
他說：“你妹妹  
剛來電話  
她的入籍申請通過了  
已經宣過誓了  
從此她就是美國人了  
你妹夫隨後也會通過……”  
我隨口回答：  
“好消息  
祝賀她！”

### 長安回答

我最早覺悟到  
打那以後再也不敢忘記  
我是在這個地球上  
出好詩與大詩人最多的  
偉大城市寫詩  
不理解我何以以詩為大  
用命來寫的人  
我這樣回答  
你看可以嗎

### 1962

我希望有一天  
通過大銀幕  
為你們講述  
我父母的故事  
他們飢荒年代的愛情  
大學同學  
熱戀情人  
在 1962 年的一天  
走進西安的一家飯館

## ■銀髮

### 後院的韭菜花

陽臺上的牽牛花  
紫的  
紅的  
為攀附  
到了中午  
依然糾纏不清  
  
還是喜愛  
牆腳邊那純白的  
各自怒放  
且與世無爭的那一叢

2017-9-13 紐約

搜遍全身的錢和糧票  
只夠買下一碗餛飩  
這時來了一個乞丐  
是附近農村逃荒的農民  
他們倒出半碗給他  
他們合吃了剩下的半碗  
那是夏天  
請給我父母的腿腳  
一個特寫鏡頭吧  
那腫得像蘿蔔一樣粗的  
腿腳

### 態 度

這位導演太有才了  
他讓蒙面大盜  
戴修女面具  
不，我寧願相信  
這是編劇寫出來的  
好對自己嚴格要求

2017 寄自西安

## ■戴珏

### 或許這個冬天太寒冷

或許這個冬天太寒冷，我們家  
那株綠蘿竟發黃，枯萎了。  
過不了多久便是清明，倒春寒  
卻讓人想起終復的冬心。  
舅舅通知我說外婆又住院了，  
趁回鄉辦事，正好去看她。

外婆是個大塊頭的女人，嗓門  
也大。記得小時候聽到她  
生病時的呻吟聲，總感到驚心  
動魄，“快點送她去醫院呀！”  
看到我著急的樣子她就會笑，  
彷彿我緩解了她的痛苦。

如今她縮在病床上，如此瘦小，  
手上和臉上插滿了管子，  
很費勁地呼吸。終於，她睜開眼，  
盯著我看，啾啾著想說話。  
可那話語和喘氣沒多大區別。  
我輕握她那冰冷的雙手，  
衝她微笑；她的神情全無變化，  
我只看見她眼角的淚水。

當天晚上，妻子說感覺冷，要我  
抱緊她，又說一想到將來  
或許某天她的外婆也會變得  
和我外婆一樣，便很難過。  
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只一會，  
她便蹭了我一臉的眼淚。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做惡夢，  
除非其間同時感受到了  
饑渴、眩暈、惡心、虛弱、欲呼無聲、  
疼痛與窒息、昏暗與寒冷，  
除非有一天我也懷疑這是否  
永生路上的另一次贖罪。

2017 年寄自香港

## ■ 達文

### 石頭記

音樂在先  
吟誦在碑林中

你面壁千萬次了  
試圖習慣  
同一種重複

在雪地上空綠著  
無視春夏秋冬  
當然 只有螻蛄  
在魂魄中開出一條甬道

### 晚詞 (十九)

半夜  
燃燒的雲  
一群紙鶴的顏色  
在大理石面緩慢消褪

最涼快的黎明的雨  
奈何橋  
長出密集的翅膀

### 晚詞 (二十)

日可西沉  
心不向晚

天幕的雲霞  
穿透窗紗  
雕刻在牆上

黑暗的形狀更加清晰

### 晚詞 (二十一)

像切割回憶  
蘋果皮般的宮殿外殼

## ■ 仲秋

### 當沮喪的時候

總是在半夜三更  
在水草間游來游去  
在沉木與珊瑚砂之間  
糾葛不清

牠們是一群無助的小魚  
游不出這透明的魚缸  
也游不到彼岸  
佈滿可口的  
苔蘚

在這舒適的水溫裏  
漣漪絆以水藻  
我被絆以  
釣竿的誘惑  
和擾人清夢的  
魚餌

2017年11月定稿

緩慢蛻落

無遮無掩的心臟  
驅起黑暗的脈搏

### 芬蘭戰役

一隻僵手穿透木板  
溫度停留在黃昏之外  
霧疲憊地伏向森林

最後十五分鐘  
雲層很高 影子很淡  
覆蓋的泥土很鬆軟  
像遙遠的溫柔之鄉

## ■ 王國良

### 我與父親在鏡子裡相遇

在鏡子裡與自己擦肩而過  
直到鬢角棲落雪花，才仔細打量鏡中人  
這張熟悉而陌生的臉龐  
彷彿對面站著的是父親  
我笑他就笑，我轉身他也匆忙離去

偶爾也曾回首，久久凝望父親背後的歲月  
滄桑中耕耘 風霜裡收穫  
把田埂犁在臉上，層層堆積著  
陽光的塵埃，汗水卻已乾涸

而我與他相距的二十五個春秋  
被光陰打磨成一張薄薄的鏡片  
重疊著兩代人的酸甜苦辣  
與不可分割的影子

有時卻不敢靠近鏡子，怕一次  
貿然的穿越，碰碎了對遠方的思念

### 擦地板

總怕看見昨天的影子  
父母家的地板  
把歲月擦出了木紋

跪在地上，我像個虔誠的教徒  
一寸寸擦過去  
看到那麼多衰老的細節

一根根扭曲的白髮  
像一聲聲痛苦的呻吟  
凋落的皮膚，如殘雪  
卻失去了化為春水的天性

一些真相潛藏在低處  
抬起頭來，往往會淚流滿面

一天天擦下去，但願  
老天總給我這樣的機會

## ■陳聯松

### 在方塊字中遇見你

#### 1. 婚

黃昏  
時光最美

懷裏  
妳比黃昏更美

#### 2. 結

眾草之中  
挑一珠帶仙氣水靈的

穿心走肺  
舞出一對蝴蝶

#### 3. 離

草叢  
飛出一隻鳥

寂寞的天空  
動容不已

#### 4. 閃

門縫  
一束晨光襲來

我窄窄的一生  
妳悄然經過

#### 5. 飛

無房 無床  
何妨

邊飛邊愛愛  
何其浪

## ■鍾子美

### 登機門

年青的時候  
現代化的十八相送  
隔絕在移民局印戳之外  
一條孤獨的自動人行道  
接著 另一條孤獨的自動人行道  
把離情別緒 送到  
無柳可折的登機門  
啊，登機門  
一步跨出可摺疊的通道  
便是另一片漂泊的天空  
濕潤的眼角遮住回眸的盡頭  
浮雲馱著落寞也難歸岫

而今，人到中年了  
啊，登機門  
撐著魚尾紋滄桑的眼  
已將你看慣成自家的門檻  
腳尖踏出是起點也是終點的圓心  
漂泊與回歸全劃在海闊天空的圈裡  
兩鬢星霜，我默默看舷窗暮色  
紫霞幻化著自在的平常心  
倦鳥該都投林了罷  
.....

2018年寄自香港

#### 6. 裸

遮到最後的  
是最先想要的

你豐盈的水果  
是我唇間流轉的美酒

12/3/2017@三打玫瑰

## ■唐德亮

### 雅 歌

把你手裡的春天分一點給我  
我的心剎時開滿繁花  
把你眼中的陰翳拔給我  
我要讓太陽把它軟化成陽光  
把你腮邊的憂鬱給我  
我要把它漂洗成歡樂的笑靨

用你的紅暈，擦掉我心靈的蒼白  
用你的赤焰，燃盡最後一縷殘冬  
用你的寬廣，吐納深沉的潛流

南風吹夢。枯土一片片復綠  
為一場期待已久的風暴  
我準備了一腔沸血  
儲備了一百年的激情與淚珠

### 風化石

石頭也會服軟

服軟於流風、冷雨、空氣  
服軟於歲月之錘的敲打

不爭氣的石頭  
軟骨症的石頭  
沒有脊椎的石頭  
掃一眼身邊鐵骨錚錚的兄弟  
便臉紅、羞慚、無地自容

一塊石頭 一旦癱軟成泥沙  
便什麼也不是

2018年寄自廣東清遠

## ■長篙

### 悲天下的雨

雨一直在下  
他只有唯一的方向和地心磁場  
並形成河流淹沒農田

這是誰的旨意

悲億萬無穴可居的螞蟻們  
悲在雨中來不及授粉就凋零的花朵  
悲失落靈魂的人卻不知道靈魂是什麼

悲高聳的大廈空蕩蕩  
悲閃電在狂風中肆虐  
悲失明的太陽

### 這幾天的天

這幾天的天 天空是灰暗的  
預示夜晚即將來臨？  
整個世界被一塊灰色的布包裹  
不，被灰色的油漆浸染  
灰暗的車  
灰暗的五月淘氣的生物們  
灰暗的心跳聲  
南方下暴雨  
人們行走在灰暗的迷途  
濕漉漉的停水 停電 城市永恆在修築  
水泊中生長的植物仍止不住饑渴的慾望  
這幾天的天不是這幾年的年  
整個雨系圍繞著地球  
人類像植物那樣靜默生長或者像灰朦朦  
的動漫人物行走在雲天

### 天，就要亮了

我聽見在烏雲翻滾的時候  
有人說  
天，就要亮了

## ■葉在飛

### 怨言

今生  
我竟淪落為人  
氣死我了

### 沮喪

我曾多次  
努力地欺騙自己  
但從未成功過

### 深度遊

何時才能跟團  
到自己體內  
旅遊觀光

有人在夢裡也這樣說  
寺廟裡有人說  
甚至那些躺在墳墓裡的人也這樣說

天，就要亮了

### 沉默，是天空的繁星

有人 在黑暗中哭泣  
你聽不到哭聲  
有人 在廣場上狂笑  
你看不見笑容

沉默，是天空閃爍的繁星

那些挺立的樹  
沒有一棵是直的

遼闊的海  
並不是真正的水平面

## ■邢昊

跟別的行當不同  
狙擊手是個眼力活兒  
得老是盯著目標看

很多狙擊手  
年紀輕輕的  
就眼花了

花了的眼再難保證  
百發百中

這狙擊手的職業  
也就做到了頭

母親沒了  
土窯洞空了

整個上午  
我都在窯頂拔草

我拔得腰酸背困  
我拔得眼冒金星

草拔得再乾淨  
家也是個荒蕪

可我還是拔得  
虎口都流了血

我在崔保國手腕上  
畫了塊梅花表  
指向八點

崔保國在我手腕上  
畫了塊上海表  
指向九點

南姚村一下子  
就亮堂堂了

## 狙擊手

## 拔草

## 八九點鐘的太陽

## ■俞昌雄

### 四月或暴雨

四月的最後一天，南方暴雨  
九隻鴿子困在空中，城市是巨大的  
河床，每一顆心臟都是浮標

滿城的芒果樹如此搖晃  
只有在閃電中，它們才互相指認  
親密如人群裡奔跑的異形

渾濁的水流終於找到了我們  
渾濁的水流讓每個人都驚恐不安  
渾濁的水流促使我們腐朽

四月的最後一天，我無比悲傷  
我為暴雨寫下澄明的詩，它卻狂亂  
無序，沉迷於人群中虛假的骨頭

2017.4.30

### 我的大海

大海從我身體的一側離開  
這是我在人世唯一的一次旅行  
我把所有的浪花都帶在身上  
你們不要爭，不要吵  
當大海再次洶湧的時候  
我會贈予你們雲朵裡的宮殿  
流水中的皇位

這是我的夙願，也是我和大海的  
盟約，你們見過的萬頃波濤  
好比我生命當中那小小的魔法  
你們時刻懷念的燈塔  
我卻因它而孤獨，藏於千里之外  
可是，你們無法複製的藍  
創造了我，我的靈性及永生

為此，我仍將追趕深淵裡  
奇異的生物，以它們的名及大海的

## ■楊玲

### 碧瑤遊

多情的雨一路相隨  
從馬尼拉到碧瑤

濃濃淡淡的山霧  
描出一幅水墨畫

美麗的山城 熱情的山石  
使我們深深感動

後記：菲華“新潮詩社”山石  
詩兄為我們精心安排遊碧瑤兩  
天，讓我借此機會說聲：謝謝！

### 給菲律賓詩人蒲公英

廿年前  
一大一小蒲公英  
降落在曼谷文藝營

廿年後  
馬尼拉兩朵蒲公英  
笑臉相迎

後記：1996年曼谷舉行的第6  
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菲律賓詩  
人蒲公英帶小公子赴會。2016  
我赴馬尼拉舉行的第15屆亞細安  
華文文藝營，和蒲公英相逢，同  
時看到了長大成家的小蒲公英。

恩賜，找回失散的替身  
你們不要說，不要喊  
我的行跡將變得漫長而神聖  
如果大海不再是大海，而它的光束  
恰好又照亮了這首贈予的詩

2017.5.19 福州

## ■蔡可風

### 餞別·贈崇卿

這裡沒有長亭  
這裡沒有斷橋  
茫茫的荒草  
並不與大洋彼岸相連  
你明天就得渡海回去  
我為你奉上一盞清茶餞別

你我曾經同時苦戀那片  
荒誕地成長的出生地  
失落了話語功能的子民  
連那遺傳下來的枝葉都拋棄  
跟隨著用腳投票的風向 去  
異國他鄉謀求一個公民的權利

四十二年前的餞行 於今猶記  
分不清共飲的杯中是水還是淚  
你分列出親自送行的五個知交  
五是成績冊中最吉祥的數目字  
在淚光中含糊其辭的祝福  
恁由逃亡者起錨後去猜測會意

二十年後盼能相見！  
經琢磨的用語大多不合時宜  
山高海闊中逃出生天只不過  
是由生命呼喚來的片刻大歡喜  
二十年後我悄然依約回來  
連苑小樓早已面目全非  
雙倍的時日相逢在異國  
成全了往後說不盡的話題

連通的網絡和微訊  
不足以撫平隔閡的惆悵  
更何況旁立著監控的目光  
翻牆 遲早被定調為非法  
遲暮著當年用腳投票的張狂  
我把鄉愁唱成一曲驪歌  
補償四十年欠通音問的徬徨

2018年1月10日於紐約

## ■魏鵬展

### 我伸手摸沒有蜘蛛的 蜘蛛網

水管水壓很大  
水流不通 鐵鏽在  
那封塵已久的房間  
積壓  
沒有蜘蛛的蜘蛛網  
我伸手摸  
努力重拾失去已久的  
生活氣味  
我在操場上漫步 漫步  
我昂首 仰視  
房子的牆很高 很厚  
有人的氣息 才不會破爛  
我在操場上漫步 漫步  
靜聽那人聲的  
熱鬧與生機

2017年10月29日·夜

### 我感覺到車窗的風在吹

玻璃很平滑  
伸手摸 我覺得風在吹  
我厭惡車廂的空調味  
我努力尋覓  
闊大的車窗  
我無法發現  
一絲罅隙  
我凝視 又凝視  
窗邊的鐵錘  
我想伸手取  
鐵錘的堅硬  
與玻璃的碎裂  
我伸手摸  
平滑的玻璃  
我感覺到  
春天的風在吹

2017年11月26日·晚

## ■毛翰

### 老年痴呆

季節逆轉  
生命倒帶  
時光回流  
中年、青年、少年的驛站  
一晃而過  
生命之舟駛回  
童年的天真

住在家裡  
常常鬧著要回家  
走出家門  
便不知何處是家門  
依戀親人  
卻已叫不出一個個  
最親切的名字  
早晚念叨的  
總是故鄉的晴雨  
牧童的責任

味蕾休眠  
不在意人生的酸甜苦辣  
虛榮了卻  
不計較世俗的尊嚴和體面  
靈魂高蹈  
不再在入世出世的困局中  
進退兩難

所有的傳媒  
都很知趣  
世界不必饒舌  
你已不再關心鄰里的親疏  
世風的走向  
政治風雲

一生辛勞  
且接受反哺  
一生忙碌  
且享用安詳

## ■陳威宏

### Goodbye Flower

噓！她醉了  
朝向荒蕪的時間  
擺頭，憧憬歷歷在目  
身影在風中滿足，搖曳  
光的瞬動

夏天輕聲說：  
勿忘我

2018年寄自台灣

時間與空間融彙  
真也是幻  
幻也是真  
存在與意識合流  
醒也是夢  
夢也是醒

你是誰  
這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吧  
回答中  
你說出兩個陌生的字  
讓相守了五十年的老伴  
也為之愕然  
你不慌不忙  
解釋道  
那是你的乳名

遠離塵囂  
漸成偶像  
大隱於市  
幾近神仙

七竅逐漸模糊  
渾沌復生

2007春節初稿，3.31改定



## ■殷剛

### 火化場的等候區

人們關心著各自的手機  
有人在為陌生人的精彩生活點讚  
有人在轉發經久不衰的心靈雞湯  
有人在為自己預訂返程車票  
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候  
一盒盒滾燙的骨灰從窗口遞出

### 謝幕

在送別的追悼儀式開始前  
化妝師在向我誇耀他精心描繪的作品  
我模糊的雙眼卻怎麼也看不清  
母親有些過度紅潤的面容

這是她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盛裝出席  
儘管她不喜歡濃妝艷抹  
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她的安葬日  
悲欣交集的重疊

我躬身後退  
看見森森的墓碑之間  
炫目的陽光下開滿行走的曇花  
擁擠著，向死而生的花朵

### 陷阱

她安靜的坐著  
一低頭  
黃昏就跌進了深秋

破裂聲在死寂中響起  
北風趁虛而入  
把每一條河都灌得酩酊大醉

她，就這麼安靜的坐著  
在透明的金色中沉淪  
若隱若現

## ■林啟

### 搖晃

雪花在空中  
相伴搖晃  
飄落到大地

何人雪野裏  
獨自搖晃  
飄泊向遠方

### 零星雪花

零星雪花  
落於窗臺  
長久不化  
也未掉下

這是它們的大地  
但不能生根發芽

2018年寄自多倫多

### 虛空

鳥兒飛過寂靜  
飛過衰老的村莊  
飛過曲折的河流

它一直在飛  
卻從不關心地球和人類

它一直在飛  
掠過我們短暫的一生

2018年寄自上海

## ■叩求思

### 戰神的女兒

戰爭之神的女兒只有一條腿  
那和因果業報無關  
她就是一條腿

文靜雍容  
不撐拐杖  
在人間一步步跳

我們在同一個路口等紅燈  
從那白皙的側臉  
看不出她要往哪去  
看不出喜悅或悲傷

### 老子說

失花而後蜜  
失蜜而後糖  
失糖而後甜  
失甜然後膩  
失甜膩然後言語  
失言語然後噲噲噲噲  
天下擾攘

寫詩不止  
大盜不死  
當蜜蜂集體消失  
半年後詩將受胎  
綻放出自由花來

2018年寄自台北

## ■高潤清

### 自由的殤痕

——觀賞肯·伯恩斯和琳·若維奇的《越南戰爭》後記

#### 1、前進

一頁歷史雲煙  
那些勇士  
前進於  
突兀的故事裡

一齣驚悚連續劇  
自己都是斷片一角  
墜失於淒慄煙硝  
阿靈頓黑色 V 字牆  
56281 個靈魂  
為何？為誰？  
美利堅偉大夢幻

他們奔赴反共號角  
浴血叢林煉獄  
在自由空氣裡  
前仆後繼  
寫下歷史殤痕

#### 2、泥沼

所有正義之師挾持  
赤誠靈魂  
在胡志明小徑搏擊  
赤裸殺戮  
奠邊府的魑魅  
炸開冥河之門  
焚燒著德浪河谷之役

電馳的遊騎兵  
挺進火海地獄  
溪生戰役  
無法拋棄的袍澤  
誰的戰場  
噙開了“肯特州立大學”怒火

春季攻勢的夢魘  
一道政治骨牌的崩潰  
白人、黑人與黃種人  
前所未有的荊棘  
血染西貢與河內  
老人、婦人與孩童  
吸飽自由的燒夷彈  
文明殤痕  
在雨林越南  
一場泥沼煉獄  
拐走  
美利堅的憧憬

#### 3、紀念碑

那片叢林夜空  
呼嘯彈雨  
爆裂出  
哀號與恐懼  
碉堡內的顫慄  
窟窿裡的生靈  
刺網下的殘軀  
交織猙獰的突殺與爆炸聲  
堆壘來自太平洋彼岸  
不羈的青春  
在屍袋裡

當街頭巷尾群起反戰  
一紙巴黎協議的謊言  
黯然聳立 V 字牆  
黑色碑誌  
56281 個靈魂  
悄然埋入歷史  
留下自由音籟  
憑弔  
越戰英魂

#### 4、號角未吹熄

挨過多少次燬滅危機  
人類依舊壁壘分明  
戰爭的魑魅

## ■焦如新

### 我燦爛的世界

我愛的大牙掉了下來  
再也嚼不動硬梆梆的東西  
更咬不爛世界

世界對於我來說  
多麼美妙 多麼精彩  
我嗅著她的芬芳就直流口水

鑲嵌一只假牙吧  
孤暗的口腔  
風起雲湧 隨香胡豆碰觸  
世界一口一口的嚼頭

草青青 天藍藍  
一群一群銀白的大雁  
凌雲飛翔

躲藏各角落  
自由與文明  
霸權與恐怖主義  
衝撞無已  
大同世界依舊遙遠  
迴盪衝撞的東西文明

號角未曾擱置  
詭譎世界的磨蹭  
妳我他  
奢望的天方夜譚  
竊笑的撒旦  
扭開潘朵拉  
始終響起  
戰爭與和平  
交錯  
不曾熄滅的號角

2017.10.28 初稿 12.07 訂正

## ■非馬雙語詩

### 角

造成之後  
神曾把玩終日愛不忍釋  
將它撫摸得光滑潔潤  
晶瑩奪目

又恐凡俗的手沾污了它  
便教接近的人  
時時感到  
它如矛的鋒尖  
正定對準  
他的脅下

### Antlers

At creation  
God loves antlers so much  
that all day he polishes them  
smooth and shiny

Lest these horns be sullied  
by clumsy hands  
He lets anyone nearby  
constantly feel the existence  
of their pointy tips

### 七月午後

金色蒸騰的陽光  
把七月的午後  
鼓脹成一個  
密不通風的透明氣球

一隻蟬在枝頭直叫  
出去——  
出去——

有針的蜜蜂  
卻只顧營營嗡嗡  
從一朵花  
到另一朵花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A July Afternoon

filled with hot summer air  
the July afternoon  
becomes a bulging transparent  
balloon

in the treetop a cicada cries  
let me out...  
let me out.....

while the bees with stingers  
are too occupied with their own  
business  
buzzing from one flower  
to another

## 約翰·阿什伯利<sup>①</sup>

### 詩選

◎張耳 譯

### 長篇小說<sup>②</sup>

選自《一些樹》，耶魯大學出版社，1956

他犯的罪變成什麼，當她的雙手  
睡僵了？他在純淨的空氣中

收穫作為，而這空氣富富有餘  
是他們的中介人。她吸氣時他朗聲笑著。

如果這一切能在開始之前  
就結束——這悲傷，這雪涼

一片接一片，落下種種細緻的悔恨。  
桃金娘在他茂密的眉毛上乾枯。

他站著比那天還安靜，一呼一吸間  
所有的邪惡都是一種。

他是最純淨的空氣。而她的耐心  
這必不可少的作為，顫抖著

在原來雙手放的地方。污穢的空氣裡  
每片雪花看起來像一張皮拉內西

18世紀在羅馬的素描落下；他的詞語很沉重  
帶著最後的含義。我尊貴的夫人！含羞  
草！所以最後

都一樣：在結凍的空氣中  
吐吐沫。除了，在一個新的

幽默的風景裡，一處音樂寫出的風景  
卻沒有音樂，他知道他是位聖徒，

而她觸摸了所有善良  
像金髮，同時知道這善良

不可能，醒醒吧，醒醒吧  
看這善良在心愛的人眼中長成。

## 湖中之城<sup>③</sup>

選自《河與山》，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出版社，1966

這些湖中之城生於厭惡  
長成已被遺忘的東西，雖然它們對  
歷史耿耿於懷  
自己卻是某種概念的產物：比如，  
人是可怕的  
當然這只是個例子。

它們浮出直到一座高塔  
控制了天空，再用技術探返  
染指過去的天鵝和漸細的枝條，  
燃燒，直到所有的恨轉化成無用的愛。

然後你剩下一個關於你自己的想法  
和午後升起的虛空  
這一定是出於別人的窘迫  
他們信號燈一樣掠過你。

夜是個更夫  
你的大部份時間花來做創造性的遊戲  
直到今天，但我們對你有一攬子計劃。  
我們想，比如，送你去沙漠中央，

去狂暴的海，或者讓別人緊緊圍攏  
成你的  
空氣，把你按回一個驚恐的夢  
像海風那樣吹拂孩子的臉。  
而過去已經在這裡了，你正在喂養  
私密的計劃。

最壞的還沒過去，但我知道  
在這兒你會幸福，因為你境遇的  
邏輯比任何氣候都更加雄辯。  
你看看，體貼與漫不經心緊挨著。

你已經用某些東西堆出了一座山，  
把全部心血深思地注入這唯一的紀  
念碑，  
它的風渴望漿直一片花瓣，  
它的失望碎成五彩的淚虹。

## 任 務<sup>④</sup>

選自《春日雙重夢》ECCO 出版社，1970

他們在準備重新開始：  
眾多問題，旗杆上新的幡  
飄揚在一個意料中的歷險故事裡。

就在太陽開始橫向把它的影子  
和狂歡的喧鬧划過西半球的時候，  
逃亡的土地紛紛擠在各種分開的名下。  
這是歡樂之後的空白，“每個人”  
都必須出發  
去被困住的夜，因為他的命運  
是空手而歸，從輕那裡  
從時間經過而喚起的輕。那只是  
空中閣樓，熟練地擒拿過去  
通過傷害而佔有它。路線是明確的  
現在就直線行動進入那個時間  
在它腐蝕性的腫塊裡，他第一次發  
現怎麼呼吸。

瞧你製造的這些垃圾，  
看你做了些什麼。  
然而如果這些是悔恨，它們只輕微  
地打擾了  
晚飯後玩耍的孩子，  
枕頭的許諾，今天晚上要發生的那麼多  
我計劃在這兒等會兒  
因為這些只是些瞬間，靈感的瞬間，  
還有些範圍可以抵達，  
最後一層焦慮融化著  
變得像樣，好比朝聖者腳下的里程。

## 夏

選自《春日雙重夢》ECCO 出版  
社，1970

那聲音像陣風  
遺忘在枝頭，意味著某些  
沒人能看懂的事兒。還有那嚴謹的  
“後來”  
當你體會一件事情的意思，再記下來。

此刻這充足的蔭涼  
看不出來，分割在一棵樹的樹枝間  
一座森林眾多的樹之間，就像生活  
被分配  
在你我，以及那邊其他所有的人之間。

頂髮稀疏階段跟著  
苦思苦想時期。忽然，死去  
不再是一樁刻薄又廉價的小事兒了  
卻很累人，像難熬的暑熱

還有那些無心的小設想放在  
我們對自己作為的奇怪念頭之上：  
夏，松針球  
命運鬆鬆垮垮地伺候我們的行為，  
掛著假笑  
過於刻板地按章辦事—

想取消已經晚了——冬天的時候，  
噁噁啞啞的  
冷星在窗玻璃上比劃誇張地描述  
此刻的存在，結果到頭來並不那麼  
了不起。  
夏像一行陡峭的石階

走下探向水面的窄岩。就這兒嗎？  
這種鐵硬的安撫，這些理性的忌諱  
也許你是真想停下來？這張臉  
長得像你，在水中浮映。

①【詩人小傳】約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 1927-2017）是美國 20 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一生著作眾多，出版過 28 部詩集（不包括選集），1 本小說，3 個劇本，3 部論文和批評，3 部法文的翻譯著作。他囊括幾乎所有有份量的美國詩獎，他 1975 年出版的《凸面鏡裡的自畫像》一舉獲得美國三項皇冠文學獎，普利策獎，國家圖書獎和國家圖書批評界獎，傳言也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獎的美國候選人。在他逝世前，約翰·阿什伯利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在世詩人。

【譯者簡論】阿什伯利詩的突出特點是詩人平靜而有說服力的語調。這是一種以行走的步調前進，往往似乎被夾在中途，也許從外面透過窗簾聽到一半的噪音。這個聲音偶爾會有明顯的詩意或表現性的斷裂，但更多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一致。它聽起來是對話式的，低調的，溫和的，不緊不慢的典型美國式英語。它明顯的平和性讓各種各樣的事物在它們自己的自然狀態下踴躍浮現：典故、哲學旁白、外國習語、校園笑話、各種被遺忘的文化碎片，甚至偶爾的敘述或分析或論證。

他大部份作品給人的感覺是詩人的無意識／下意識以多音多義的形式傳遞到表面。雖然詩人以強大駕馭語言的能力，確定了詩的斷行、語速、節拍和有序的音樂性，“難懂、凌亂”常常是注重內容的讀者的第一反應。詩人在回答別人批評時說，“我沒能在生活中找到任何直接的表述，我的詩模仿或重現知識或意識到達我身上的方式，那種一陣陣的，開始又停頓，而且不直接的到達。我不認為詩排列整齊的模式會反映這種情況，我的詩是不連貫的，但生活也是如此”。他朗讀自己詩的噪音一直保持著靈活的漫步狀態，從不屈服於宣言或情節劇，或是故意製造懸念的停頓，而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發放出穩定的文字流，讓年輕詩人聽他的朗讀時，偷偷地塗鴉自己在神遊狀態中觸發的圖像和線條。

翻譯阿什伯利詩的難點在於再現他的語言的流動性和音樂性，以及潛在的美國式的淡淡幽默感和寬容。逐字逐行刻板地譯出那些典故和文化現象，有時就很難體現詩人遣辭造行的即興和揮灑，而這個即興往往才是詩的真意。說到底，偶然性和機遇對這位天才的紐約詩人來講至關重要——在他成名的過程裡，在他對文字的運用裡，他的讀者可一一探查並體會。

②選自《一些樹》，耶魯大學出版社，1956。

③選自《河與山》，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出版社，1966。

④以下8首均選自《春日雙重夢》，ECCO 出版社，1970。

## 保羅·策蘭詩選

◎岩子 譯

### 線太陽 *Fadensonnen*

在烏灰的荒野上  
一樹——  
高想  
彈奏著光之聖音  
天外有歌，彼岸  
人生

### 科隆，阿姆霍夫街

*Köln, Am Hof*

心的時刻，夢  
為午夜子時  
而佇立。

有人與寂靜低語，有人緘默，  
有人在行自己的路。  
放逐的和失迷的  
獨守空屋。

大教堂啊。

看不見的大教堂，  
聽不見的河流，  
你，深入我們的時鐘。

### 用一把變換的鑰匙

*Mit Wechselndem Schlüssel*

用一把變換的鑰匙  
你打開房屋，屋內  
雪花默然飛舞。  
隨著汨湧而出的鮮血  
從你的眼睛，嘴巴或耳朵，  
變換著你的鑰匙。

你的鑰匙在變換，語言在變換，  
且與雪花肆意傾舞。

隨著欲把你吹走的風，  
雪花將語言凝握成拳。

### 回家 *Heimkehr*

飛雪，愈來愈密集，  
鴿白，宛若昨天，  
飛雪，恍似你此刻依然睡著。

鋪天蓋地的白，  
皚皚，無邊，  
雪橇蹤滅。

皚皚之下，隱隱，  
有東西躍躍而上，  
灼得眼睛生疼，  
山連著山，  
影絕。

每一個，  
被接回今天的歸客，  
立著一個失語的我：  
僵硬，一截木樁。

那裡：某種情感，  
由凜冽寒風吹來，  
將他鴿白的雪白的旗布  
定格。

……

### 死亡賦格 *Todesfuge*

早起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  
中午喝早晨喝夜裡喝  
我們喝呀喝  
一面在空中挖掘著墳墓那兒睡著  
不擁擠  
有個男人住在房子裡他一邊玩蛇  
一邊寫信

他寫信給德國當天黑的時候你的金頭髮  
的瑪格麗特  
他寫好信走到門外星星閃閃爍爍他吹口  
哨把狼狗叫到身邊  
他吹口哨叫猶太人在地上掘墓  
他命令我們為舞會作伴奏

早起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早晨喝中午喝晚上喝  
我們喝呀喝  
有個男人住在房子裡一邊玩蛇一邊寫信  
他寫信給德國當天黑的時候你的金頭髮  
的瑪格麗特  
你的灰頭髮的舒拉密茲我們在空中挖掘  
著墳墓那兒睡著不擁擠

他大叫挖得再深一些你們這幫人你們那  
幫人唱和演  
他抓向腰間的鐵器揮舞著他的眼睛是藍  
色的  
挖得再深些你們這幫人你們那幫人繼續  
為舞會作伴奏

早起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中午喝早晨喝晚上喝  
我們喝呀喝  
有個男人住在房子裡你的金頭髮的瑪格  
麗特  
你的灰頭髮的舒拉密茲他一邊玩蛇一邊  
寫信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  
請寫：Warner Tchan，寄  
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阡陌 \$90 支持  
澹澹 \$90

他大叫把死亡演奏得更甜美些死亡  
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他大叫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你們然  
後就煙升天空  
你們的墳墓在雲彩裡那兒睡著不擁擠

早起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中午喝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我們晚上喝早晨喝我們喝呀喝  
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他的眼睛是藍  
色的  
他用鉛製的子彈射擊你他的槍法百發  
百中  
有個男人住在房子裡你的金頭髮的  
瑪格麗特  
他指揮著狼狗撲向我們他贈送給我  
們一個空中墳墓  
他一邊玩蛇一邊美夢死亡是來自德  
國的大師

你的金頭髮的瑪格麗特  
你的灰頭髮的舒拉密茲

有關詩人：

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德語猶太裔詩人，出生於烏克蘭境內一個居民一半講德語，一半講羅馬尼亞語和烏克蘭語的多民族多文化城市切爾諾夫策（原屬羅馬尼亞）。1942年，策蘭的父母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起被強逐到納粹集中營，並先後慘死在那裡。策蘭本人雖幸免於難，但被迫為德國佔領軍做苦力。二戰結束後，策蘭仍長期處於一種沒有國籍，沒有財產的半流亡生活狀態，直到1955年才得以入籍法國，正式脫離了“羅馬尼亞難民”身份。那首成筆於1944/45年，後來震動了德語詩壇的“廢墟文學”必讀——大屠殺文學代表詩作《死亡賦格》，給他帶來了接二連三的榮耀：1958年獲不萊梅文學獎，1960年獲畢希納文學獎，成之為與歌德、荷爾德林、卡夫卡、里爾克一般令世界矚目的德語作家和詩人。

策蘭出版有多部詩集，其詩意象深罕，語義晦澀而撲朔迷離，字裡行間幾乎無不潛伏著詩人難以擺脫的苦難身世

，以及精神層面上的無家可歸。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困於反覆發作的精神分裂和抑鬱症，策蘭的工作與生活嚴重失常而不能自理。1970年5月1日，這位《罌粟與回憶》《語言柵欄》《從門檻到門檻》的作者的屍體在距離巴黎大約十公里左右的塞納河下游被一位垂釣人發現。

譯者說詩：

一個字“冷”，冰冷冰冷，這首寫於1955年的《回家》。“鋪天蓋地”，“愈來愈密集”的“飛雪”，“歸客”於“凜冽”的“寒風”中，變成了一截“僵硬”的“木樁”，話都說不出來了。“雪白的旗幟”終止了招搖，凍結成了一張硬梆梆的冰布。

“飛雪”，“昨天”，“你”是誰？莫非詩人又懷念起自己慘遭殺害的母親？如此這般的飛雪在《用一把變換的鑰匙》裡亦有出現過：雪花默然飛舞，隨著汨湧而出的鮮血，“從你（母親）的眼睛，鼻子和耳朵”——據說罪惡的納粹子彈擊穿了詩人母親的脖頸。同年（1955）5月，策蘭的兒子降生，取名Eric，含義為“霸王”，借策蘭母親Frederika之名義。而兩年前，他的第一個孩子，亦為男孩，一出生就夭折了。也是在這一年的7月，策蘭總算脫離了“羅馬尼亞難民”身份，擁有了國籍，擁有了自己的“家”。然而，這條回家的路，是那樣的曲折、漫長和寒冷。

有文字記載說，策蘭初到巴黎的時候，隨身的行李只有一套《讓·保羅全集》和一本德法詞典，一本英德詞典。“他感到非常孤獨。如果說在布加勒斯特還是在家鄉，在維也納也只是半流亡——那裡有不少朋友，而且是講母語，而巴黎對於當時的策蘭而言則是百分之百的流亡地了。這裡，他沒有國籍，沒有財產，沒有工作，沒有地位，他是一個來自羅馬尼亞的難民。事實上，他在德語國家裡本來也是異邦人，在巴黎更是異邦裡的異邦人了。”

## 給蘇東坡的信

*A Letter to Su Tung-p'o*

差不多一千年後  
我在問你問過的  
相同的問題那些你發現自己  
會不斷重提的問題彷彿  
什麼也沒變只是它們的  
回聲音調變得更加深沉了  
而在你變老之前對成年  
的意義有多瞭解我現在知道的  
並不比你那時對所問問題  
的瞭解更多此時我坐在  
夜晚平靜的山谷之上想  
到你在你那條河上  
水鳥夢中那一片明亮的  
月光而且我聽到  
你的問題之後的沈默  
今晚那些問題有多大年紀啦

2008

## 河上游田野中的

**蒼鷺** *Gray Herons in the Field*  
*above the River*

由於夜晚變得比白天更長  
我們站在拂曉後靜止的光裡  
  
在秋日的長草裡草又綠了  
夏日灼傷之後在它自己的地方平靜  
下來  
  
我們每一位都處於獨自的位置一動  
不動  
與其它諸位都保持著完美的距離  
  
就如我們自己的陰影從我們的陰影  
裡升起  
全都目不轉睛地繼續注視  
  
有什麼動靜

我們每一位現在都是七位中之一

我們乘著我們展開的雲走了很長  
的路

整晚都記得世界會在哪裡

清淺的小河葉子隨之浮動  
平靜田野中的露水唯一的黎明

2008

## 離去 *Going*

只有人類相信  
有個用來說再見的詞  
每一種語言我們都有一個  
我們最早學會的詞之一  
它由問候演變而來  
可是他們正離去  
抬起的手在揮舞  
面孔人物地點  
動物日子  
把那詞  
和要說的話撒在後面

2008

## 暮春致珀拉\*

*To Paula in Late Spring*

讓我想像一下在我們想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來而且會是春天  
我們不會比我們以前任何時候更老  
磨薄的憂傷會像一大早的雲一樣  
和緩  
清晨透過這些雲慢慢地恢復常態  
而對死者古老的戒備  
會結束並且最終會留給死者  
光會像現在花園中的那樣  
我們這些年一起在這裡  
用我們漫長的夜晚與驚奇造就的  
花園

2008

## 九月的孩子

*September's Child*

九月灰暗粉紅的光輕觸山谷上面的山脊  
在破曉時分透過自身的沈默向上滲透  
沒有開始不分階段白雲仍然掩蓋著河流  
一座山丘從停泊在河上的一艘大船的  
塔樓間聳出  
接著琥珀色的早晨和市集展開了  
老練攤販的笑容又一次在晴朗的白天  
聚集  
拿著蜂蜜罐子的老手陽光照在飽經風  
霜的臉膛上  
對夏天與冬天瞭若指掌但不受它們的  
束縛  
在野草莓樹莓香料麵包清涼的香氣裡  
在這樣一個早晨綠色的無花果初次成熟  
單身的鳥兒在光變得溫暖的時候帶著  
它們最新的希望到來  
像我一樣透過餘下的葉子認出了它們  
從未見過的一個時刻  
正如我在很多世之後再次在這裡醒來  
看到了我出生前的一個早晨

2008

## 夜曲 *Nocturne*

星星一個  
又一個地顯現成名字  
由很久以前最後發現它們的人  
在另一處無人記得的  
黑暗中為它們獲取  
這些守望者自己的  
名字卻已被忘卻  
再晚一點在黑暗中  
隨著夜變得更加深沈  
另一些流明\*開始  
在它們周圍出現  
彷彿它們正由  
歲月僅有的深處

照射過同一瞬間  
儘管它們每一個  
與最近的鄰右  
之間的時間  
跨度包含了  
地球的全部時刻  
在不屬於它自己的  
光裡轉動  
上面帶著整個  
生命的進程  
生下來有短暫的沉思  
承認與劇痛  
從一個細胞演化到  
記得日光  
歡笑和遠處的音樂

2008

\*照射在距離為1釐米、面積為1平方釐米的平面上的光通量，謂之1流明。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水南夜聊①： 關於口語詩

◎李白雲

目前，在大陸詩壇掀起口語詩熱，從眾甚多，大行其道，幾乎在任何一個場合或角落，都能看見有詩人隨隨便便口占一首，秋日般漫天落英，詩影繽紛。我對這一奇觀的看法如下：

一、口語是相對於書面語而言的語系。然而兩者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有些用語甚至是中性的，比如“我”如何歸類，或都可以任意歸類？只有方言或俚語才能明確地顯示出口語的特徵。但是，誰僅憑方言或俚語成詩，沒有。在所謂口語創作的詩群中，普遍的情形是在詩中刻意增加多些口語成份，作為書面語的搭配，而不是把書面語驅逐出自己所稱許的樂園。

二、作為一種詩學主張，重口語輕書面語的合理依據何在？這一問題至今還沒有具說服力的回答。是因為在詩意的營構上口語比書面語更有優勢，抑或書面語妨礙了口語的發揮，對此，恐怕誰都不敢妄下結論。有人說是口語可直接獲得“事實詩意”——難道書面語就做不到或處於劣勢嗎？這些問題既然懸而未決，允許擱置，我們可以用效果倒推的方式把目光轉向歷史——文學史上以口語詩或白話詩傳世的能有多少，比例如何？對此，相信誰也拿不出樂觀的答案。

三、理論上，憑任何語言都能寫出好詩，然而，這不是一個語系選擇問題，而是一個創作功力問題。作品質素取決於功力，這是明擺著的道理。在鋪天蓋地的口語詩中，也屢見佳作，但比例極低，其中的絕大部分口語詩都輕淺低俗，甚至淪為段子和打油的地步，不堪入目。這種狀況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語言使用上的自我限制，只能歸因於功力不足或無功力可言。試想，一個三歲提童哪怕是拿著上帝的語言，能寫出好詩嗎？

四、因應生存的變化，語言一直在同步演變和發展，新的用語也在不斷誕生，為創作增添必要的表達元素。然而，無論現存的語量如何豐富和龐大，對真正的詩人或作家而言，都顯得貧乏無力，常常有捉

襟見肘，無從表達之感。在這種常態下，硬性地選擇某種語言進行創作，等於縮窄用語的選擇範圍，捨棄一些表達元素，這雖然不排除有出於美學實驗這種勇氣可嘉的嘗試，但結果可想而知，語量選擇的受限必然會妨礙詩性的營造，能出好詩的概率會大打折扣，哪怕功力再深的詩人也難幸免，而功力淺的只會越寫越糟糕。總之，用語上的自我限制，無異於削足適履，作繭自縛；這還好比明明有十頭牛用來耕田，卻偏偏只用其中一頭，跟自己較勁，還美其名曰創舉。

## 水南夜聊②： 關於意象

通常一提到意象，就令人首先想到詩。儘管意象並非構成一首詩的全部，但若沒有意象，成詩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意象是詩的必要構成。為什麼會是這樣，相關分析如下：

惜墨如金，適用於所有行文，於詩尤其甚。因為在語量投入上，詩這一文體必須以最小的語量求取最大語義，以形成語言精煉，蘊藉豐盈的效果。比之散文，詩不可能在鋪陳、交待和銜接上投入同等的語量，反而會儘量規避和節省，因而，用語的選擇會反覆掂量；而一旦敲定，那些入詩的關鍵語就帶著被強調的鮮明色彩，並因為這一強調而獲得意象的地位，從而與用典、比喻、象徵、寓意、暗示、反諷、戲擬等等這些表現手法，發揮著同質的作用。簡言之，舉凡詩中的關鍵語都或多或少地被強調，都程度不同地扮演著意象的角色。

當然，廣義上看，寫作中舉凡用語，皆為強調的意味，皆有促使其成為意象的動機，催生出比字面更多的語義。區別是，詩的這一意象營構過程比其它體裁更為刻意、直接、密集和隱蔽。換言之，其它體裁並不排斥意象，它們同樣需要意象，比如，我們描述某篇小說或散文像一個寓言和隱喻，其中的語言充滿詩性，這些指稱就是源於我們發覺了作品中的意象。不妨說，意象並非詩的專利，應是文學創作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目的都是訴諸詩性。詩性甚至作為衡量所有創作質素的一個尺度



，至於詩本身，因為必需附麗於詩性，附麗於生成詩性的意象；因而意象的營構是首當其衝的要務，營構效果的好壞將相應地決定詩的質素。

時下，面對一些晦澀難懂的詩，有人認為這主要是詩中的意象作祟，進而倡導口語詩，以期把意象從詩中驅逐出去，還詩以明了之貌。我覺得，這種想法和做法值得商榷。

首先，如前所述，詩的創作，自始至終都伴隨著意象的營構，哪怕刻意限定使用某種語言，也不會影響這一創作行為的實質。既然選語意味著強調，強調意味著意象的可能生成，那麼，誰也無法把意象從詩中剝離出去，誰也無法寫一首無意象的詩——除非他根本不追求詩效。而從口語詩這一主張的踐行效果上看，佳作寥若晨星，劣作卻如秋日落英，其原因恰恰就在於強行作了用語的自我限制後，造成詩中的意象稀薄乃至闕如所致。

其次，意象晦澀難懂這一現象至少涉及三個問題，一是創作功力並未完全成熟；二是讀者的解讀能力未必足夠；三是作品所蘊藏的信息量不但未被完全發掘，而且尚處變異之中，永遠對時間開放。比如，上世紀被喻為詩學上的兩大豐碑《荒原》與《杜伊諾哀歌》，其晦澀程度之高堪稱天書，都或多或少與上述問題有關（艾略特接受龐德對《荒原》的大幅刪減，就等於承認自己的詩藝未夠成熟或有失嚴謹），但這些問題都無損其洶湧澎湃、睥睨天下的美學力量，無損其偉大性和經典地位。對此，恐怕誰都不會否認意象在這兩首中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誰都不會拿出今天的一首口語詩宣稱其美學效能已等於或高於《荒原》和《杜伊諾哀歌》。

詩壇中，確是有一些詰屈聱牙、故作高深、令人不知所云的詩作。這該多些從學藝不精這一普遍狀況找原因並予以體諒，而不應歸咎於意象或因意象難以營構而索性將其驅除。我們不能“把洗澡水連同孩子一起倒掉”，是嗎？

意象營構是非常考人的，不妨說，詩的難度主要是意象營構的難度。這對於絕大部分無多少詩學積累的口語詩人來

說，自然會望而生畏；如果能繞這個詩藝深淵，見到什麼就寫什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踏上一條輕鬆省便的快速詩道，此等誘惑確是難以抗拒，就像面對伊甸園又肥又大的禁果那樣。

## 水南夜聊③ 關於文學生態

本次討論中一友人說：漢學家宇文所安說中國現代詩就是第二次發明的自行車，儘管我一向認為他很偏頗，但這句評語對當代文學語境的確適用。

我認同並接著分析，頌歌當道，雞湯橫流，花草遍地，鄉土、懷舊、小資這些輕淺情懷受眾良多，再加上趨之若鶩的口語詩，這些現象無一不是童年創作的特徵。而常見的情形是，把日記寫似樣些就當散文，把記敘文寫長些就當小說，隨便煽下情就當是詩，然後都拿來相互吹捧一番，再相機開個研討會或拿去參賽和評獎，最後就大肆顯擺與張揚。待作品累積一定的數量後就結集出版，拉贊助，找名人寫序，眾籌，現場發售——走完垃圾讀物整個產銷流程。

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壇生態伊於胡底？恐怕誰也不樂觀。因為這種賤格的折騰模式已運行多年，有巨大的潮流慣性。所幸的是，這還不算文壇全部的光景，仍然還有一些人，遠離這種繁囂的漩渦，對文學以使命視之，孜孜不倦地探索，努力寫出有份量的作品，苦苦支撐，竭力維繫文學亙古以來的嚴正之道。

這種維繫的意義何在？我們以為，文學的最終功能在於培植憐憫。面對生存，無論進行怎樣的發掘、展示、營構及評價，無非都是讓人更深入地理解日益複雜的世事和日益複雜的自身，令自己與世界之間達成動態而均衡的同情，有助於個體在各種衝突的境遇找到一種合適的調解方式，安撫心靈，熨平或減少一些精神上的皺褶，最終讓人感到世界易懂一些，溫暖一些，可以在更廣的範圍和更深的節點上與自己拉近距離以至相濡以沫。

哪些作品才會攜帶這種憐憫力量——

是由經典文獻和頗具經典品格的文獻所組成的嚴正文學。因為只有嚴正的作品才會有足夠的識力和充份的真誠提供可資信賴的憐憫力量。其它作品則按其品格層面的漸次而等而下之。至於上述的垃圾讀物乃是當之無愧的偽文學，當然處於最低端，只會提供虛假的生存圖景，給人以誤導，造成精神上的俗化或退化。試想，《紅樓夢》和《艷陽天》會有哪些不同的閱讀效果。

在人類社會中，文學總是作為一種強大的文化力量對人們的思想情感同而化之。然而，並不是所有作品的文化功能都是積極的，作品之間複雜的品格層級體系本身就能說明這一問題；而且它們的功能關係並非僅僅是能量上的差異，有時還是性質上的對立。比如，高端文獻與次高端文獻儘管有能量上的差別，但兩者仍然是同質的；而高端文獻與低端讀物則是異質的，兩者的關係永遠水火不容。在任何情況下，同為詩人的艾略特和汪國真，都是無法有效對話的，兩人的作品定位相去霄壤。

哪種層面的讀物居於主流地位，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文學生態質量，也是國民整體素質高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如果一個國家陷於低端讀物泛濫的泥淖中，其文化建設一定是失敗的。對此，我們能想到的原因是：

一、導向機制缺失或出於愚民考慮反其道而行之。

二、由於前因而無法培育及形成優質閱讀的普遍需求。

三、優質讀物備受冷落和貶抑，作家失去優質創作的激情，使命感往往被挫敗感所摧殘，好作家的比例猶如鳳毛麟角。

一個人長期囿於低端讀物，能造成的負面效應將不計其數，主要的情形是，生存視野單一而淺窄，無獨立思考能力，在處理自身的痛苦和慾望的能力上，保留著近似動物的水平。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國家，如果都是普遍地由這樣的人組成，將會遇上什麼樣的日子呢，能有多少資格奢談靈魂救贖。

註：水南是江門市一個毫不起眼的舊村落，跟我一樣寂寂無聞也甘願如此。我在這裡持續棲息幾十年至今。

# 詩的偏見

◎向明

——《向明讀詩筆記》代序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寫詩的人，我把寫詩、讀詩、寫心得筆記，一向視為我的業餘興趣和藝術修行，只有在內在衝動的必要時才去讀寫，絕不把自己當作一部生產機器，每天必按流程、規格，預定產量出貨。

我常說寫詩的人是一個絕對的自由意志的逐行者。他沒有朋黨，也應沒有師從，他可以景仰某些前輩的主張，和重視其言行，但絕不可一步一趨的跟著別人學步，他的一切作為應是他自己的原創，好壞都是他自己所生所養，他應自己負責。所以，在詩國的封疆內，每個詩人都應是自己的王。

但在別人的眼中，他所有的這些言行主張或許都會認為是不與自己脛合的偏見，或者包容為是別人自我感覺良好的囈語。詩無達話，沒有公認的度量標準，有這樣的相互寬容看待，互相尊重，也是一種正常現象。自有詩以來，幾千年中，多半一直相安無事，小爭小吵也就適可而止，可說就靠這種難得的修養。

在這本書裡所有的讀詩心得文章，不論是五十多首詩的單篇讀後感，還是作詩選時多篇綜合所述，純是我個人讀後興之所至的直覺反應，當然這絕對是我個人的偏見所為。

這書中所寫心得的詩，有的動筆得很早，有的是在最近。其中如周夢蝶的四首詩，有三首（〈藍蝴蝶〉、〈冬之暝〉、〈竹枕〉）是收進八十年代三年年度詩選的詩，由我輪值撰寫。另一首短詩〈我要〉是在周公過世後，在1954年的《藍星周刊》發現而寫來紀念他的為人耿介。我的案頭有好幾本詩的剪貼簿，反正只要是我認為滿意喜歡的詩，有的出自報刊，有的來自詩集，有的讀自網路，絕對認詩不認人，我都設法錄下來，好多我都立時在剪貼旁用筆寫下簡短的感受，是好是壞，完全是自說自話。有些篇幅較長的是接著再引伸而寫下的，當然仍然純都是我個人所偏愛，純是自我的偏見作祟。所以此文我題為〈詩的偏見〉，同時也作為這一本書的書名。

2017/12/15

詩入  
禮案

# 威廉·加斯

◎劉耀中

美國一個受人尊敬的作家和評論家加斯（William H. Gass, 1924-2017），他寫了不少卷小說和評論集，卻沒有一部暢銷的。因為寫的是涉及文體手法的實驗，他在每部作品的文體上都有所謂的創新，稱之謂“實驗結構”（Experimental Construction）。他寫的書稱為“形而上學的小說”（Metaphysical Fiction）。

加斯出生於美國北達他科州的一個小鎮法戈（Fargo），曾執教於印州的康奈爾和多所名牌大學，最後的一間是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擔任“國際作家中心”的所長。由於他活動的地區不是大都會，得不到大眾文化的注意，只認為他是個美國西南部一個很保守的作家。他於2017年死於心臟病，留下一子兩女和多個孫兒，曾結婚兩次，可說是一個幸福的文學家了。

加斯生活在美國中西部北達他科州的遊牧地區，印第安人、牛仔文化、沙漠牧場，西歐移民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甚眾。他的父親是個建築師，但充當了一輩子的中學數學教師，是個憂鬱沉思的人物。加斯的故鄉生長和從法國、德國來的新移民一起，那裡也很像非洲的白人殖民地。

雖然早年的加斯拿不到什麼文學獎，但是他的作品獲得美國的詩人、哲學家、評論家、藝術家極度的歡迎。他與出身於舊時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包括存在主義大師卡繆（Camus）及後現代文藝和語言大師德里達（Derrida）相似。他曾獲得美國著名小說家巴思（Barth）的好評。巴思認為加斯的小說是受過維因斯坦、喬埃斯、精神分析和歐洲的邪教影響。他多寫奇異的人物和世界黑暗的方面，反對形式主義（Form）和語言的作品，可說是後現代（Postmodern）的

東西。

他初露臉面的小說是《奧門賽特爾的運氣》（Omensegger's Luck, 1966），描寫一個人和好運氣受到玷污，會有他人誣陷他、惡意地把他用一件未解決的死亡案聯繫起來，形式對人物環境不同的角度深刻見解。他利用寒冷的字詞以其自己的直述，電波的速度，但該書卻得不到大眾的歡迎，加上他又不用文法或引號來區別不同人物的對話，此外使用多種文體和華麗的詞藻而犧牲他不喜歡的人物。甚至到初級的大學生也不欣賞他的這部作品。

他的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說與評論：《在國家腹地中心》、《小說和生活中的人物》、《論藍色》（1976，是加斯對藍色富於想像的論文）及《詞的內部世界》（1972）。

加斯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才完成他的七百頁小說《坑道》，但那卻是絕對沒有人願意閱讀的一本書！那是談及一個中年的歷史教授居住在地下室寫作的犬儒哲學而逃避不愉快的生活。他的沒有愛情的婚姻、雙親的病況，令至加斯以寫作來掘坑道逃避。

加斯的長處是用美麗的詞和聲音來評社會對大眾文化的盲目，認為文學獎只給予被大眾在道德上能接受的作家。2007年，他幸運地拿到兩個獎 Pen / Nabokov（納巴科夫）和 Truman Capote（卡波特），似乎他的形而上學與小說《Metaphysical Fiction》可成為暢銷書。

總之，加斯認為文學、詞、形式、文體、文法、文本皆是寫作的工具，但卻也是障礙的東西，不是後現代主義主要的寫作詩或小說的技巧。

## 編輯筆記

為方便詩友聯絡交流，本刊設立微信群組“《新大陸詩刊》聚義廳”，由編委達文任群主。歡迎詩友參與，有意加入者，請與微信號 dawen 聯繫。由於溝通方便，群組設立後，本刊一貫“為詩正名”的主張得有較多討論，但網上止於印象式的即興發言，難免雜亂及情緒化，這裡將比較言之成理的正反雙方意見整理如下：

正方：1.詩就是詩，歌就是歌，一個是文學，一個是音樂，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根本就沒有“詩歌”這種怪物。同理也沒有詞歌、賦歌這些怪物。2.“詩歌”觀念的偏差，認為詩必須有音樂性。尤其是針對新詩而言。

反方：1.現代漢語詩創作是向歌的方向。2.“詩歌”是“詩”當下約定俗成的稱謂，叫詩或詩歌皆可。3.現代漢語絕大多數是複合詞。

對於正方意見，編者一直推動“為詩正名”，自然認同。對於反方意見，編者這樣回覆：1.“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用韻文，也可用散文來寫，創作領域無限大，不能以“向歌的方向”來框死。而“詩”一字一詞已自成一體，就算要強調音樂性——歌的重要，就中文文法言，也應作“歌詩”而非“詩歌”。如抒情詩、散文詩等，不能叫作“詩抒情”、“詩散文”一樣。2.中國古時一直詩是詩，歌是歌，從沒詩歌這怪詞。現代人將數千年的“約定俗成”一下子打破，這最多只數十年的、錯誤的“約定俗成”卻必須遵從？高談創新的詩人創作竟然要“約定俗成”？3.無可否認，現代漢語多複詞，但單詞仍然眾多，況且詩創作辭用字講求精準，一字足不必二字，一字不足便二字，二字不足便三字，四字五字俱無不可。

當下的詩人、詩評家們一段文字裡常常出現詩和詩歌這兩個詞，以前曾有一位愛好中國文學的白人年青工程師問過編者：“作文時，何時何處何由該用詩？何時何處何由該用詩歌？”假定“詩或詩歌皆可”眾所認同，那麼若有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或初學寫詩者也提出同樣問題，編者不才，很想知道國內的語文老師、詩人和教授如何作答？

## 詩訊

詩人余光中於2017年12月14日，在台灣高雄醫院過世，終年90歲。新大陸詩刊本期有紀念詩人的專輯。

著名詩人、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總編輯屠岸於2017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青年詩人左秦2017年冬天在家裡燒炭去世，享年23歲。

《華夏詩報》總編輯、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國際詩人筆會創會主席野曼於2018年1月4日去世，享年97歲。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詩論家譚五昌撰寫的《在北師大課堂講詩》（五卷本）經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對當代中國大陸、台港澳及海外地區百餘位詩人的作品，進行了系統、深入、生動的文本解讀。大陸各大書店、當當網、亞馬遜、京東商城等各大網站均有出售。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南京大屠殺，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